



列傳卷第四十七

宋史二百八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節書右丞相兼國史領經筵事

參

任中正

弟中師

周起

程琳

姜遵

范雍

孫子奇  
魯孫坦

趙稹

任布

高若訥

孫沔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父載右拾遺中正進士

及第為池州推官歷大理評事通判邵州改大府寺

丞通判濮州以翰林學士錢若水薦遷秘書省著作

佐郎通判大名府轉運使陳緯徙陝西舉中正自代



太宗曰朕自知之居爲秘書丞江南轉運副使中正  
軀幹頗長帝擇大筭命內出以爲之長者賜之至  
部歲大稔民出租賦平糶皆盈羨運使王子與欲  
悉調餉京師中正曰東甯歲輸五百餘萬而江南所  
出過半今歲有餘或歲少歉則數不登惠及吾民矣  
乃止擢監察御史兩浙轉運使民饑中正不俟詔發  
官廩振之按晉州盛梁獄論如法遷殿中侍御史判  
三司憑由司旣而有與梁善者密中之出爲荆湖轉  
運使遷左司諫直史館知梓州擢樞密直學士代張  
詠知益州在郡五載遵詠條教蜀人便之知審刑院

出知并州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大中祥符九年拜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副使馬知節知密院改同知院  
事明年曹利用爲樞密使復爲副使再進兵部侍郎  
叅知政事仁宗在東宮時以右丞兼賓客遷工部尚  
書帝旣卽位乃拜兵部尚書中正素與丁謂善謂且  
貶左右莫敢言者中正獨營救謂降太子賓客知鄆  
州中正弟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中行  
右正言中師皆坐貶頃之以母老徙曹州遷禮部尚  
書卒贈尚書右僕射謚康懿初中正母入謁禁中與  
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眞宗命中正母爲班首



且賜坐中正事親孝平居簡素而飲食極豐美中師字祖聖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平陸縣真宗將祀汾陰命陳堯叟判河中府以經制祀事辟掌牋奏累遷著作佐郎歷知千乘襄邑縣改秘書丞以張知白薦遂爲右正言中正貶中師亦降太常博士監宿州酒稅未幾通判應天府曹利用辟爲群牧判官徙知滑州入爲開封府判官累遷尚書度支郎中直史館知澶州以大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視事之明日吏白故事當謁諸祠廟而廨有淫祠中師遽命撤去之兼市舶使市舶置使自此始還爲諫議

大夫判尚書刑部加集賢院學士再知澶州未行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許便宜從事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轉運使韓瀆急於寵利自薪芻蔬果之屬皆有筭而中師盡奏蠲之康定中任布守河陽數上書論事帝欲用之呂夷簡薦中師才不在任布下遂並召爲樞密副使明年建北京令中師領修建進給事中宣撫河東不行求補郡以尚書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求內徙得知陳州踰年上書言臣老矣家本曹人願得守曹遂以知曹州改戶部侍郎明年請老拜太子少傅致仕進少師卒贈太子太



傳謚安惠中師性樂易平居自奉甚儉約晚知養生之術號大塊翁

周起字萬卿淄州鄒平人。生而豐下，父意異之，曰：此兒必起吾門。因名起。幼無慧，如成人意。知衛州，坐事削官。起才十三，詣京師，訟父寃。父迺得復。故官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齊州，擢著作佐郎，直史館。累遷戶部度支判官。真宗北征，領隨軍糧草事。以右正言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銜，尋為東京留守判官。判登聞鼓院，封泰山攝御史中丞。考制度，副使所過，得採訪官吏能否及民利病，以聞。東封還，近臣率頌功而

起獨以居安為戒。進金部員外郎，判集賢院，初置糾察刑獄司，因命起。起迺請諸已決而事有所枉及官吏非理榜掠者，並聽受訴，從之。擢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起聽斷明審，舉無留事。真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昔龍濟於此，請避正寢。居西廡，詔從之。名其堂曰繼照。起嘗奏事殿中，適仁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善乎？宜賀我有子矣。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改勾當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從祀汾陰，留權知河中府。徙永興，天雄軍所至，有風烈，數賜書褒諭。三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



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嘗與寇準同列曹瑋家飲酒既而客多引去者獨起與寇準醉夜漏上乃歸明日入見引咎伏謝真宗笑曰天無事大臣相與飲酒何過之有起素善寇準準且起亦罷為戶部郎中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稍遷秘書監徙楊杭二州又徙應天府復為禮部侍郎判登聞鼓院以疾請知潁州徙陳州汝州卒贈禮部尚書謚安惠起性周密凡奏事及答禁中語隨輒焚草故其言外人無知者家藏書至萬餘卷起能書弟超亦能書集古今人書并所更體法為書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

起子延荷以孝友聞官殿中丞延雋頗雅厚官太常少卿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舉服勤辭學科補泰寧軍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監左藏庫召試直集賢院改太常博士權三司戶部判官契丹館伴使契丹使者謂琳曰先皇帝嘗通使承天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迺嫂也禮不通問契丹使者語屈後修真宗實錄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修起居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知制誥



宋史及傳卷五十七  
五  
判吏部流內銓權三司使范雍使契丹命琳發遣三  
司使大倉贍軍粟陳腐不可食歲且饑琳盡發以貸  
民凡六十萬斛饑民賴以全活而軍得善粟鹽鐵官  
任布請鑄大錢一當十度支判官許申請以銅鐵雜  
鑄下其議琳曰第五琦用大錢法卒不可行乞令申  
試之鑄卒不就契丹遣蕭蘊杜防來蘊出位圖示琳  
曰中國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請升之琳曰  
此真宗所定不可易防曰大國之卿可以當小國之  
君琳曰南北雖兩朝無小大之異卿嘗坐我殿上我  
顧小國耶防無以對宰相將許之琳曰許其小必啓

其大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尤器  
之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時歲饑上疏請罷諸土  
木營造蠲被災郡縣租賦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  
元張灯州人夜聚遊嬉琳戒曰有火則隨救之母白  
也已而果有火終宴人無知者或告振武軍變琳曰  
軍中動靜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待告也遷給事中權  
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貸妻子使以病  
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  
獻太后家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  
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嘿然遂



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于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官中矣琳請于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笞而歸其妻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復爲御史中丞不拜以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改三司使出納尤謹禁中有所取輒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爲陛下惜於臣何有帝然之或請併天下農田稅物名者琳曰合而爲一易於勾校可也後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再遷吏部侍郎遂叅知政事遷尚書左

丞時元昊反猶遣使來朝衆請按誅之琳曰遣使常事也殺之不祥後使者益驕橫大臣患之琳曰始不殺無罪也今旣驕橫可暴其惡誅之國法也又何患耶又議重賄喃廝囉使討賊得地卽與之琳曰使喃廝囉得地是復生一元昊矣今若用間使二羌行不合中國利也故樞密副使張遜第在武成坊其曾孫偕才七歲宗室女生也貧不自給乳媪擅出券鬻第琳欲得之使開封府吏密諭媪以偕幼宜得御寶許鬻乃售乳媪以宗室女故入宮見章惠太后說得御寶琳乃市取之又令吏市材木買婦女已而吏以贓



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敗御史糾劾得狀降光祿卿知潁州頃之爲戶部侍郎尋復吏部知天雄軍又以左丞爲資政殿學士及建天雄軍爲北京內侍皇甫繼明主營宮室欲侈大以要得琳以爲方事邊陲又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旣而繼明數有論奏帝遣御史魚司詢按視遂罷繼明命琳獨主之遷工部尚書加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改武昌軍節度使知水興軍陝西安撫使以宣徽北院使判延州仍爲陝西安撫使元昊死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分治其國議者謂可因此時以節度使啖三將使各有所部分以弱其勢可不戰而屈矣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議者惜其失幾旣而遣使冊命夏人方圍慶陽琳曰彼若貪此可緩慶州之難矣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卽日迎冊使慶陽之圍亦解嘗獲戎首不殺戒遣之夏人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以五百戶驅牛羊扣邊請降且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自歸琳曰彼詐也契丹至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聞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邪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賊果以騎三萬臨境上以捕叛者爲辭琳謀知之閉壁倒旗戒諸將勿動賊疑有備遂引去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宋史列傳卷五十七  
八  
事判大名府琳持重不擾前後守魏十年度要害繕  
壁壘增守禦備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之具可不  
出於民矣人愛之爲立生祠改武勝軍又換鎮安軍  
節度使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得疾卒  
贈中書令謚文簡琳爲人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辨議  
一出不肯下人然性嗇於財而厚自奉養章獻太后  
時嘗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

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進士及第爲蓬萊尉就辟  
登州司理叅軍開封府右軍巡判官有疑獄將抵死  
遵辨出之遷太常博士王魯薦爲監察御史殿中侍

御史開封府判官知吉州高惠連與遵有暴發遵在  
廬陵時賊庫按驗無狀猶降通判延州復入爲侍御  
史判戶部勾院利州路饑以遵爲體量安撫遷知邢  
州仁宗即位徙滑州爲京東轉運使徙京西未幾以  
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建言三司開封府日接  
賓客廢事有詔禁止歷三司副使再遷右諫議大夫  
知永興軍奏罷咸陽富民元氏歲貢黎召拜樞密副  
使遷給事中卒贈吏部侍郎遵長於吏事爲治尚嚴  
猛所誅殘者甚衆在永興太后嘗詔營浮屠遵毀漢  
唐碑碣代磚甃既成得召用



范雍字伯純世家太原曾祖仁恕仕蜀為宰相祖從  
龜刑部侍郎入廟改右屯衛將軍後葬河南遂為河  
南人雍中進士第為洛陽縣主簿累官殿中丞知端  
州遷太常博士寇準辟為河南通判還判三司開拆  
司河決滑州選為京東轉運副使歷河北陝西轉運  
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又徙度支以尚書工部郎中  
為龍圖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提舉諸司庫務勾  
當三班院環原州屬羌擾邊以雍為安撫使建言屬  
羌因罪罰羊者舊輸錢也而比年青使出羊羌人頗以  
為患請輸錢如舊罪輕者以漢法贖金從之遷右諫

議大夫權三司使雍在京東時平滑州水患以勞加  
龍圖閣直學士明年拜樞密副使丁母憂起復遷給  
事中王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元帝竭  
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雍抗言  
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  
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  
以畏天戒也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遷尚書禮部  
侍郎太后崩罷為戶部侍郎知陝州改永興軍是歲  
饑疫關中為甚雍為振恤以疾請近郡遂知河陽進  
吏部侍郎徙應天府又改河南府進資政殿學士陳



安邊六事又請於天雄軍聚甲兵以備河北於永興軍河中府益募士兵以備陝西即涇原環慶有警河中援之既而元昊反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因言延州最當賊衝地闊而砦柵踈近者百里遠者二百里士兵寡弱又無宿將為用而賊出入於此請益師不報元昊先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一日引兵數萬破金明砦乘勝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守城者纔數百人雍召劉平于慶州平帥師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三川口大敗平元孫皆為賊所執雍閉門堅守會夏夜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左遷

戶部侍郎知安州居一歲復吏部侍郎知河中府又為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兼轉運司事遷尚書左丞加大學士初完永興城或言其非便詔止其役雍匿詔而趣成之明年賊犯定川邠岐之間皆恐而永興獨不憂寇復徙河南府又遷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師謚忠獻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在陝西嘗請於商虢置監鑄鐵錢後不可行又括諸路牛以興營田亦隨廢頗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狄青為小校時坐法當斬雍貸之子宗傑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歷陝西轉運使先雍卒宗傑子子奇



子奇字中濟階祖雍蔭簽書并州判官以唐介薦神宗賜對提舉修在京倉三司使又薦按覆營繕匠吏積為欺隱懼罪造飛語間之神宗遣大闢張茂則察其無私勞之曰為吏當如是無恤人言授戶部判官為湖南轉運副使建言梅山蠻恃險為邊患宜拓取之後章惇開五溪議由此起入判將作監使於遼導者改路回遠子奇謂曰此去雲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為出此導者又欲沮子奇下馬館門外子奇曰異時於中門下馬今何以輒易導者計屈歷河東陝西河北京東四路轉運使工部左司二郎中加真龍圖閣使河北諸郡猶權鹽奏罷之元祐初為將作監司農卿復使陝西以病解起知鄭州加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召權戶部侍郎剛酒戶苛禁及奴婢告主給賞法未幾出知慶州廣儲蓄繕城柵嚴守備羈黠羌推誠待下人樂為用入為吏部侍郎以待制致仕卒年六十三子坦

坦字伯履以父任為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改左司員外郎押伴夏國使應對合旨賜進士第權起居舍人使於遼復命具語錄以獻徽宗覽而善之付鴻臚令後奉使者視為式遷殿中監知開封



府再命使遼時興邊議非時遣使以觀釁坦以不宜始禍辭其行徽宗怒責舒州團練副使稍復集賢殿修撰知江寧府洪揚二州召為戶部侍郎論當十及夾錫錢之弊以便親請外知河陽入辭徽宗曰夾錫錢之害甚於當十宜速正之為一道率坦至即奏罷之政和初復為戶部遂改當十錢為當三罷准益入東北鬻諸州公田以實常平又上疏言戶部歲入有限用則無窮今節度使八十員留後至刺史數千員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奉及他工技未作一切裁損時以為當時張商英為相坦多與之合及商英去

言者論坦助為匱竭之說以搖衆聽又言坦建議鬻田改常平法廢元符令及罷夾錫錢之罪貶黃州團練副使安置韶州以赦復徽猷閣待制卒年六十二趙積字表微其先單父人後徙宣城為人誠質寬厚少好學吳大府卿田霖退居郡中名有風鑒故以女妻積擢進士第歷平定軍判官台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崑山縣通判楚州遷殿中丞知通州召還同判宗正寺樞密直學士李濬薦為監察御史再遷侍御史判登聞鼓院開封府判官徙三司開拆憑由司帝祀分陰為望守樞密直學士李濬薦為監察御史再遷侍御



運使真宗諭曰蜀遠而數亂其利害朕所欲聞卿至  
悉條上之祗附常奏毋著姓名積至數言部中事至  
一日章數上蒲江縣捕劫盜不得反逮繫平民楚掠  
誣服積適行部意其寃馳入縣獄問得狀悉縱之遷  
工部郎中召為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糾  
察在京刑獄慎從吉知開封府其子鈞銳受賂事連  
錢惟演積與王曾白其姦狀從吉坐免惟演亦罷去  
改三司鹽鐵副使擢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  
州度支市錦六千匹召工計歲織裁千餘疋止以歲  
所織數上供久之或言積不達民情喜尊大降知同

州徙鳳翔京兆府三遷工部侍郎復糾察在京刑獄  
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代還遷刑部侍郎天聖八年  
擢樞密副使遷吏部侍郎時權出宮掖積厚結劉美  
人家婢以故致位政府命未出人馳告積積問曰東  
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問者皆以為笑章獻太后崩  
罷為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遷禮部尚書既病乞骸骨  
拜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僖質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後唐宰相圜四世孫也力學家  
貧嘗從人借書以讀進士及第補安肅軍判官輒刺  
問虜中事上疏請飭邊備仍奏河北利害後契丹至



澶淵真宗識其名特改大理寺丞知安陽縣通判嘉州還知開封府司錄事通判大名府初置提點刑獄選布領荆湖南路入權三司蓋鐵判官判度支勾院京城東南有泉涌出為築祥源觀男文徒跣奔走瞻拜布論之曰明朝不宜以神恠銜愚俗遂忤宰相意又與徐奭麻溫其試開封府進士而奭潛發封卷視之降監鄧州稅徙知宿州時越州守闕寇準曰越州有職分田歲入且厚今爭者頗衆非廉士莫可予乃徙布越州有祖訟其孫者醉酒詈我已而日悔哭下庭曰我老無子賴此孫以為命也布聞知貸其死上

書自劾朝廷亦不之責寇準貶布亦徙建州累遷尚書職方員外郎丁謂既逐稍用為白波發運使歲餘判三司開折司出為梓州路轉運使富順監鹽井歲久鹵薄而課存主者至破產或鬻子孫不能償布奏除之遷祠部郎中權戶部判官擢江淮置制發運使前使者多聚山海珍異之物以餉權要布一切罷去召為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加直史館知荆南為鹽鐵副使命管伴契丹使歷兵部刑部郎中拜右諫議大夫知真定府或欲省河北兵布言契丹西夏方窺伺中國備未可弛也築甬道屬滹沱河跨絕泥



遼徙滑州改天雄軍遷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知許州  
未幾爲龍圖閣直學士徙澶州黃德和誣劉平降賊  
欲收平家布力言平非降賊者復徙真定又徙河南  
府未至召爲樞密副使布純約自守及秉政無所建  
明子遜嘗上書詆大臣及布皆爲不才御史魚周詢  
因奏疏曰布不才其子能知之乃以尚書工部侍郎  
罷知河陽議者以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爲不知體改  
蔡州授太子少保致仕進少傅皇祐間詔陪祀明堂  
稱疾不赴賜一子進士出身遷少師始布歸洛中作  
五知堂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贈太子太  
傅謚恭惠子達性亦恬遠尚釋氏學歷官爲司封郎  
中

高若訥字敏之本并州榆次人徙家衛州進士及第  
補彰德軍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再遷太常  
博士知商河縣縣有職分田而牛與種皆假於民若  
訥獨廢不耕御史知雜楊偕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遷  
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改左司諫同管  
勾國子監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時范仲淹坐言事奪  
職知睦州余靖尹洙論救仲淹相繼貶斥歐陽脩乃  
移書責若訥曰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以非



辜逐君爲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訥忿以其書奏貶脩夷陵令未幾加直史館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裨販因緣戚里得官向徙彬州物論猶不平今子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爲瀆慢閭文應爲入內都知若訥言其肆橫不法請出之遂出文應爲相州兵馬鈐轄又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讒數刻何以盡萬

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擢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留判吏部流內銓出爲河東路都轉運使召還兼侍讀權判尚書刑部丁母憂始許行服給實奉終喪服除加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數爭事上前明年春大旱帝問所以然者若訥曰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及育皆罷若訥逐代育爲樞密副使王則據貝州討之踰月未下或議招降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今釋不討後且啓亂階及破城知州張得一送御史臺劾



治有臣賊狀朝廷議貸死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  
况爲賊屈得一遂棄市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爲樞  
密使凡內降恩若訥多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忠  
欲得節度使固執爲不可若訥畏惕少過而前騶毆  
路人輒至死御史奏彈之皇祐五年罷爲觀文殿學  
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同羣牧制置使判尚  
書都省止命舍人草詞卒贈右僕射謚文莊若訥彊  
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  
子之書頗明曆學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  
伏張仲景傷寒論決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  
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  
本高氏學焉皇祐中詔累黍定尺以制鐘律爭論連  
年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  
上之并損益祠祭服器悉施用有集二十卷

孫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中進士第捕趙州司理參  
軍跌蕩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後以秘書丞爲  
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元年禮院奏用冬至日冊后沔  
奏喪未祥禫而行嘉禮非制也同安縣尉李安世上  
書指切朝政被劾沔奏加罪安世恐社天下言者請  
勿治黜知衡山縣道上書言時事再貶永州監酒移



通判潭州知處州復爲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  
著能迹召爲左正言論事益有直名遷尚書工部員  
外郎提舉兩浙刑獄遂以起居舍人爲陝西轉運使  
時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沔上書言自夷  
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  
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  
多士政事寔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  
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爲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  
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真  
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

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右西  
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悖天  
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嗟隆  
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  
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  
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任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  
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  
何以爲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  
之也皆謂檢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  
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



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蹇切居兩月以天章閣待制為都轉運使又遷禮部郎中為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略使知慶州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後非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祐高軍士有語侮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徇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卽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譴者歷知陝西河東都轉運使又知慶州聚戰亡遺骸葬祭之軍中感泣凡三知慶州邊人服其能遷龍圖閣直學士又遷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至以母喪罷服除為陝西都轉運使求知明州會京東多盜乃以知徐州明購賞嚴誅罰盜遂止徙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也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聞蔣偕死帝



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所料宰相龐籍奏遣沔行以爲湖南江西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叅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母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徼倖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渡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侵會遣狄青爲宣撫使沔與青會青與智高遇戰歸仁鋪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

問勞解御帶賜之以知杭州至南京召爲樞密副使張貴妃薨追冊爲皇后命沔讀冊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沔旣陳不可用宰相護葬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遷大學士徙知青州又遷觀文殿學士知并州而諫官吳及御史沈起奏沔淫縱無檢守杭及并所爲不法乃徙壽州詔按其迹而使者奏沔在處州時於遊人中見白牡丹者遂誘與姦及在杭州嘗從蕭山民鄭昊市紗昊高其直沔爲恨會昊買紗有隱而不稅者事覺沔取其家簿記積計不



稅者幾萬端配隸吳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沔妻弟邊珣以錢三萬三千強市之沔愛明所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卽捕按明僭稱王取其畫鷹刺配之及沔罷去明詣提點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杭州人金氏女沔白晝使吏卒輿致亂之有趙氏女已許嫁莘旦沔見西湖上遂設計取趙女至州宅與飲食卧起所刺配人以百數及罷盜其按去後有訴寃者多以無按不能自解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賣紗絹綿紙藥物官庭列大挺或以暴怒擊訴

事者嘗剔取盜足後筋斷之奏至乃責寧國節度副使監司坐失察皆被絀其後復光祿卿分司南京居宿州會恩知濠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遷戶部帝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叅知政事歐陽脩奏孫沔向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中間曾以罪廢然宜棄瑕使過遂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又以為觀文殿學士知慶州徙延州道卒沔居官以才力聞疆直少所憚然喜宴遊女色故中間坐廢妻邊氏悍妬為一時所傳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邊帥倚以集事近臣出帥或



驕恣越法及汚廢後真定路安撫使呂溱繼得罪自  
此守帥之權宜微矣  
論曰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中正起自陷朋  
黨遵積儉邪汚頗知兵而以汚敗琳有才器能斷大  
事然獻武后臨朝圖於章獻君子鄙之雍任邊寄而  
覆軍敗將幾不自保若訥喜申韓管子之書中師布  
少所建明殆亦未足與議也

列傳卷第四十七

列傳卷第四十八

宋史二百八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管脫等奉  
勅

高瓊 子繼勳

范廷召

葛霸 子懷敏

高瓊家世燕人祖霸父乾五代時李景據江南潛結  
契丹歲遣單使往復霸將契丹之命以乾從行使景  
方至江左諜聞北使與中夏構隙以紓疆場之難遂  
殺霸居乾濠州聲言為汴人所殺乾在濠州生三子  
以江左蹙弱尋挈族歸中朝給田亳州之蒙城因土  
著焉瓊少勇鷲無賴為盜事敗將磔于市暑雨創潰伺



守者稍怠卽掣釘而遁事王審琦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帳下太宗嘗侍宴禁中甚醉及退太祖送至苑門時瓊與戴興王超李斌桑贊從瓊左手執勒右手執鐙太宗乃能乘馬太祖顧瓊等壯之因賜以控鶴官衣帶及器帛且勗令盡心焉太宗卽位擢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原命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及討幽薊屬車駕倍道還留瓊與軍中鼓吹殿後六班扈從不及惟瓊首率所部見行在太宗大悅慰勞之太平興國四年遷天武都指揮使領西州刺史明年改爲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車駕巡師

大名命瓊與日騎右廂都指揮使朱守節分爲京城內巡檢坐事出爲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會有龍騎亡命卒數十人因知州臧丙出郊謀劫其導從以叛瓊聞卽白丙趣還賊因自率從卒數十人挾弓矢單騎追捕至榆林村及之賊入村後舍登墻以拒賊首青狐狼者注弩將射瓊瓊引弓一發斃之遂悉擒送于州丙上其事會將北伐召歸授馬步軍都軍頭領薊州刺史樓船戰擢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赴雄州又城易州師還爲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端拱初遷左廂改領富州團練使是秋出爲單州防



禦使改貝州部署其出守也與范廷召王超孔守正並命焉數月廷召等皆復補兵職瓊頗悒悒時王承衍鎮則丘公士每入禁中頗知上於瓊厚承衍每寬慰之二年召還故事廉察以上入朝始有茶藥之賜至是特賜瓊焉三月遷朔易帥臣制授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廷召輩始加觀察使不得與瓊比出爲并州馬步軍都部署時潘美亦在太原舊制節度使領軍職者居上瓊以美舊臣表請居其下從之戍兵有以廩食陳腐譁言者瓊知之一日出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自啖之謂衆曰今邊

鄙無警爾等坐飽甘豐宜知幸也衆言遂息改鎮州都部署至道中就改保大軍節度典軍如故真宗卽位加彰信軍節度充太宗山陵部署復爲并代都部署咸平中契丹犯塞其母車帳至狼山大夏上親巡河朔遣楊允恭馳往召瓊率所部出土門與石保吉曾鎮定旣而傳潛以逗留得罪卽召瓊代之兵罷復還本任轉運使言其政績詔褒之咸平三年代還以手劄不任持笏詔執挺入謁授殿前都指揮使先是范廷召桑贊所將邊兵臨敵退衄言者請罪之以問瓊瓊對曰兵違將令於法當誅然陛下去歲已釋其罪



今復行之又方屯諸路非時代易臣恐衆心疑懼乃止景德中車駕北巡時前軍已與敵接戰上欲親臨營壘或勸南還瓊曰敵師已老陛下宜親往以督其成上悅即日進幸澶淵明年以罷兵科簡兵卒諸班直十年者出補軍校年老者退爲本班剩員瓊進曰此非激勸之道宿衛豈不勞乎自是八年者皆得敘補焉馬軍都校葛霸權步軍司會以疾在告令瓊兼領二司瓊從容上言曰臣衰老儻又有犬馬之疾則須一將總此二職臣事先朝時侍衛都虞候以上常三十員職相亞易於遷改且使軍伍熟其名望邊

藩緩急亦可選用上深然之未幾以久疾求解兵柄授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三年冬疾甚上欲親臨問之宰相不可乃止卒年七十二贈侍中瓊不識字曉達軍政然頗自任罕與副將叅議善訓諸子繼勳繼宣繼忠繼密繼和繼隆繼元繼勳繼繼宣最知名

繼勳字紹先初補右班殿直儀狀頗偉太宗見而異之召問其家世以瓊子對擢寄班祗候累遷內殿崇班咸平初王均據益州以崇儀副使爲益州兵馬都監提舉西川諸州軍巡檢公事招安使雷有終以兵五百授繼勳守東郭二門會賊攻彌牟砦繼勳引兵



轉鬪至嘉州敗之獲黃繖金塗鎗以還有終益以勁  
兵復進攻二門克之乃建幟城上諸將知城拔有終  
乃引軍簿天長門賊復來拒戰會日暮有終欲少休  
繼勲曰賊窘矣急擊之無失也率十數騎鏖戰身被  
數創血濡甲馬死更馬以進會入內都知秦翰林援  
賊退保子城不敢出繼勲潛知賊欲夜遁開圍使得  
潰去均卒敗滅以功遷崇義使賊餘黨保山藪中時  
出剽劫乃徙綿漢劍門路都巡檢使繼勲募惡少年  
偵賊勲靜窮躡巖穴掩其不備悉擒殺之又徙陝路  
鈐轄還朝遷洛苑使并代州鈐轄徙屯岢嵐軍契丹

聚兵五萬屯草城川繼勲登高望之謂軍使賈宗曰  
彼衆而陣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竒取勝先  
伏兵山下敵見我弱必急攻我我誘之南走爾起乘  
之當大潰轉戰至寒光嶺伏發契丹果敗相蹂躪死  
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甚衆遷弓箭庫使賜金帶錦  
袍領滎州刺史徙麟府州鈐轄時屯兵河外饋運不  
屬繼勲扼兔毛川接送軍食師乃濟徙知環州又徙  
瀛州時歲饑募富人出粟以給貧者明年大稔木生  
連理者四郡人上治狀請留遷內藏庫使以宮苑使  
奉使契丹還知定州遷西上閣門使昭州團練使徙



鄜延路鈐轄坐市馬虧價失官已而復為西上閣門使榮州刺史知冀州領果州團練使徙貝州復知瀛州仁宗即位改東上閣門使真授隴州團練使知雄州其冬契丹獵燕薊候卒報有兵入鈔邊州皆警繼勲曰契丹歲賴漢金繒何敢損盟好邪居自若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剽兩界也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防禦使又知瀛州歷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邕州觀察使涇原路副都總管兼知渭州入宿衛出為天雄軍都總管願復護邊既而留不遣後為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改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遂拜保順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恭謝禮成徙昭信軍節度使為莊獻明肅太后山陵莊懿太后園陵都總管以老病乞骸骨召見便殿許一子扶掖俾勿拜聽辭管軍授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河水暴溢齧堤岍繼勲雖老躬自督役露坐河上暮夜猶不輟水乃殺怒滑人德之卒年七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尉繼勲性謙有機略善撫御士卒臨戰輒勝在蜀有威名號神將子遵甫官至北作坊副使嘉祐八年遵甫女正位皇后神宗即位冊皇太后累贈繼勲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康王謚穆武



熙寧九年帝詔宰相王珪爲神道碑御篆碑首曰克勤敏功鍾慶之碑遵甫亦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楚王

繼宣字舜舉幼善騎射頗工筆札知讀書以恩補西頭供奉官惠民河巡督漕船會歲饑多盜兼汜河巡檢捉賊遷閣門抵候邠州兵馬都監曹瑋守邠數與言兵薦其可用乾興初以殿內崇班爲益州都監蜀人富侈元夕大張燈知府薛奎戒以備盜繼宣籍惡少年飲犒之使夜中潛誌盜背明日皆護屋磁相邢洛都巡檢使知安肅軍徙保州累遷禮賓使使益州路兵

馬鈴轄還爲西上閣門使涇原路鈴轄兼安撫使知渭州遷四方館使昭州刺史知雄州初元昊反聲言侵關隴繼宣請備麟府未幾羗兵果入寇河外陷豐州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知并州俄寇麟府繼宣帥兵營陵井抵天門關是夕大雨及河師半濟黑凌暴合舟不得進乃具牲酒爲文以禱已而凌解師濟進屯府谷間遣勇士夜亂賊營又募黥配廂軍得二千餘人號清邊軍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松嶺賊數萬衆圍之清邊軍奮起斬首千餘級其相躡藉死者不可勝計築寧遠砦相視地脉鑿



石出泉已而城五砦遷眉州防禦使卒

范廷召冀州棗強人父鐸爲里中惡少年所害廷召年十八手刃父讐剖取其心以祭父墓弱冠身長七尺餘有膂力嘗爲盜以勇壯聞周廣順初應募爲北面招收指揮使世宗卽位入補衛士從征高平戰疾力遷殿前指揮使從征淮南戰紫金山流矢中左股宋初從平李筠李重進轉本班都知又從征太原再轉散都頭都虞候領費州刺史太平興國中以日騎軍都指揮使從平太原征范陽秦王廷美嘗遣親吏閻懷忠趙瓊犒禁軍列校廷召預馬坐出爲唐州馬

步軍都指揮使雍熙三年議北征召入爲馬步軍都軍頭領平州刺史幽州道前軍先鋒都指揮使與賊遇固安南破其衆三千斬首千餘級克固安新城二縣乘勝下涿州廷召復與賊戰中流矢血漬甲縷神色自若督戰益急詔褒之師還遷日騎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又遷左廂移領高州端拱初出爲齊州防禦使數月授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領澄州防禦使二年轉殿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鎮州副都部署大破契丹三萬衆于徐河斬首數千級淳化二年爲平虜橋砦都部署歷并代環慶兩路副部



署至道中遣將從三上下繼遷命廷昭副李繼隆為環慶靈都部署廷召出延州路與賊遇白濤繼隆募軍主吃囉等兵器鎧甲數萬是役也諸將失期獨廷召與王超大小數十戰屢克捷上嘉之俄又為并代兩路都部署三年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河西軍節度為定州行營都部署咸平二年契丹入塞車駕北巡廷召與戰瀛州西斬首二萬級逐北至莫州東三十里又斬首萬餘奪其所掠老幼數萬口契丹遁去師還錄功加檢校太傅益賦邑又改殿前都指揮使四年正月被疾車駕臨問卒年七十五贈侍中

廷召在軍四十餘年由顯德以來凡親征未嘗不從善騎射嘗出獵有群鳥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性惡飛禽所至處彈射殆絕尤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子守均至散員都虞候演州刺史守信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守宣內殿崇班守慶更名珪後為西京作坊副使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

葛霸真定人姿表雄毅善擊刺騎射始事太宗于藩邸踐阼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本班都知三遷至散員都虞候雍熙中幽州之師失律大補軍校以霸為驍騎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戍定州嘗遇敵唐河與



戰敗走之斬獲甚衆俄召為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  
頭端拱初出為博州團練使歷潞代二州部署淳化  
元年擢殿前都虞候領潘州觀察使為高陽關副都  
部署進都部署凡七戰召還制授保順軍節度典軍  
如故出為鎮州都部署徙天雄軍咸平三年車駕勞  
師于大名霸與石保吉同來覲時康保裔没于河間  
即日以霸為貝冀高陽關前軍行營都部署二月就  
遷副都指揮使未幾改邠寧涇原環慶二路都部署  
四年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感德軍節度景德元  
年河決澶州橫塘堤命為修河都部署未行屬北邊

有警真宗議親征以霸為駕前西面邢洛路都部署  
又副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駐澶州明年召還  
以功特加封邑上言朝廷居明德心喪尚遏音樂請  
停迎授之制奏可是年冬以霸典兵年且老罷軍  
職授昭德軍節度并代都部署時廷臣有隸麾下者  
頗擾軍民霸昏耄為所罔真宗知之故有是召四年  
夏徙知耀州霸雖懦然能謹直自持會東封表求扈  
蹕既以疾不能從車駕還次衛南疾少間迎謁行在  
上嘉其意勞問久之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尉子懷  
信懷正懷敏懷煦懷信至如京副使懷煦內殿承制



懷正博州團練使知滄莫二州

懷敏以蔭授西頭供奉官加閣門祇候歷同提點益州路刑獄襄鄧都巡檢使契丹知隰莫保三州累遷東染院使康州刺史知雄州就遷西上閣門使上平燕策會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擁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召對邊事復還雄州改萊州團練使濁流砦兵叛殺官吏潰去懷敏發兵掩襲盡誅其黨在雄州五年徙滄州懷敏為王德用妹婿德用貶亦降知滁州陝西用兵起為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副使既入對

以曹瑋嘗所被介冑賜之令制置鄜延環慶兩路存廢砦柵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眉州防禦使本路副都總管知涇原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進殿前都虞候知延州范仲淹言其猾懦不知兵復徙涇原路兼招討經略安撫副使慶曆二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出瓦亭砦督砦王都監許思純環慶路都監劉賀天聖砦主張貴及緣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趙瑜等禦敵軍次安邊砦給芻秣未絕懷敏輒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既而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承受趙正曰敵近不



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日暮趨養馬城與知鎮戎軍曹英及涇原路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軍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會兵聞元昊徙軍新壕外懷敏議質明襲之乃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州砦劉湛向進出西水口涇原路都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知和與英督軍夜發翌日湛進行次趙福堡遇敵戰不勝保向家峽懷敏使珣英并鎮戎軍西路巡檢李良臣孟淵援之俄報敵已拔柵踰邊壕懷敏入保定川砦敵毀板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

流以饑渴其衆劉賀率藩兵鬪于河西不勝餘衆潰去懷敏爲中軍屯塞門東偏英等陣東北隅敵自徧江三葉燹會出四面環之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英軍會黑風起東北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爲衆蹂躪幾死輿致瓮城久之乃蘇復選士據門橋揮手刃以拒入城者趙珣等以騎軍四合禦敵敵衆稍卻然大軍無鬪志珣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敵聚火圍城四隅臨西北諄曰爾得非總管廳點陣圖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復何往夜四鼓



懷敏召曹英趙珣李知和王保王文許思純劉賀李良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雞鳴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皆毋得動平明從吾往安西堡以英珣爲先鋒賀思純爲左右翼知和爲殿聽中軍鼓乃得行至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徑去有執轡者勸不可懷敏不得已而還使叅謀郭京等取芻城中未至懷敏復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且擊之士遂散懷敏驅馬東南馳二百里至長城壕路已斷敵周圍之遂與諸將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

餘匹爲敵所斷其子宗晟與趙正郭京承受王昭明等還保定州初懷敏令軍中步兵毋得動及前陣已去後軍多不知者故皆得存時韓質郝從政胡息以兵六千保蓮華堡劉湛向進兵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敵長驅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而去奏至帝嗟悼久之贈懷敏鎮戎軍節度使兼太尉英知和珣保文質岳貴璘思純良臣及同時戰沒者及涇原忽檢楊遵籠竿城巡檢姚奭涇原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霍達皆贈官有差復降向進等官落郝從政趙瑜職懷敏通時



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薦之及用爲將而輕率昧於  
應變遂至覆軍帝念之賜謚忠隱子宗晟宗壽宗禮  
宗師皆遷官

論曰真宗澶淵之役高瓊之功亦盛矣范廷召年十  
八能手刃父讐瓊將磔于市幸以逃避葛霸善擊刺  
馬射給事潘邸皆非素習韜畧者也及其出身戎行  
迭居節鎮而卓有可觀由所遇之得其時也或謂瓊  
頗自用謀議不及參佐而洞曉軍政霸雖失於異懦  
而能謹直自持廷召性雖癖在軍中四十年累從征  
討所至有功皆不害其爲驍果也廷召諸子珪爲最

賢霸子懷敏以戰死固皆足稱若繼宣繼勳之將業  
則過其父遠甚此克勤敏功鍾慶之碑所由以立歟  
夫以三子之自樹如此而不得與狄青郭達同日而  
論者豈非拳勇之有餘而器識之不足也歟

列傳卷四十八



列傳卷第四十九

宋史二百九十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鎮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曹利用

孫繼鄴附

張耆

子希一等

楊崇勳

夏守恩

弟守贊子隨

狄青

張王孫節附

郭達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晉人父諫擢明經第仕至右補闕以武畧改崇儀使利用少喜談辯慷慨有志操諫卒補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選為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景德元年契丹寇河北真宗幸澶州射殺契



冊大將撻覽契丹欲收兵去使王繼忠議和擇可使契丹者利用適奏事行在樞密院以利用應選帝曰此重事也毋輕用人明日樞密使王繼英又薦利用遂授閣門祗候崇儀副使奉書詣契丹軍帝語利用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利用馳至軍中耶律隆緒毋見利用車上車輒設橫板布食器召與飲食其從臣重行坐飲食畢果議關南地利用拒之遣其臣韓杞來報命利用再使契丹契丹

毋曰晉德我畀我關南地周世宗取之今宜還我利用曰晉人以地畀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利用不敢以聞其政事舍人高正始據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歸則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孰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讐不得而息非國利也契丹度不可屈和議遂定利用奉約書以歸擢東上閣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契丹遣使來聘遂命利用迎勞之知宜州劉永規馭下殘酷軍校乘衆怨殺永規叛陷柳城縣圍象州分兵掠廣州嶺



南騷動帝謂輔臣曰向者司天古候當用兵朕固憂  
遠方守將非其人以起邊釁今果然曹利用曉方畧  
盡心干事其以為廣南安撫使利用至嶺外遇賊武  
仙縣賊持健標蒙采盾衣甲堅利鋒鏑不能入利用  
使士持巨斧長刀破盾遂斬首以狗嶺南平遷引進  
使歷客省使嘉州防禦使出為鄜延路總管大中祥  
符七年拜樞密副使加宣徽北院使同知院事進知  
院事遂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利用在位既  
久頗恃功天禧二年輔臣丁謂李迪爭論帝前迪斥  
謂姦邪因言利用與之為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

臣不如迪捐軀以入不測之虜迪不逮臣也迪坐是

免而利用以檢校太師兼太子少保為會靈觀使進

尚書右僕射乾興初加左僕射兼侍中武寧軍節度

使景靈宮彬給公使錢歲萬緡契丹使者蕭從順築

驚稱疾留館下不時發朝廷遣使問勞相望於道利

用請一切罷之從順乃引去加司空舊制樞密使雖

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中王曾

由次相為會靈觀使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

重宮觀使詔利用班曾上議者非之未幾曾進昭文

館大學士王清昭應宮使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



上閤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班  
閣門惶懼莫知所出曾抗聲曰吏曰但奏宰臣王曾  
等告謝班既定而利用怏怏不平帝使同列慰曉之  
仍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益驕尚居次  
相張知白上尋召張旻于河陽為樞密使利用疑代  
已始悔懼焉初章獻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  
輒為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居不恤也凡內降恩力  
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  
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鞞左右指以示太  
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領之利用奏抑

內降恩難屢卻亦有不得已從之者人揣知之或給  
太后曰蒙恩得內降輒不從今利用家媪陰諾臣請  
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內侍  
羅崇勲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勲戒救之利用去崇  
勲冠幘詬斥良久崇勲恨之會從子洎為趙州兵馬  
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洎不法事奏上崇勲請  
往按治遂窮探其獄洎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  
杖死初洎事起即罷利用樞密使加兼侍中判鄧州  
及洎誅謫左千牛衛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宮  
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護



送諸子各奪二官沒所賜第籍其貲黜親屬十餘人  
宦者多惡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以語逼之  
利用素剛遂投繯而絕以暴卒聞後其家請居鄧州  
帝惻然許之命其子內殿崇班淵監本州稅明道二  
年追復節度兼侍中後贈太傅還諸子官賜謚襄悼  
命學士趙槩作神道碑帝爲篆其額曰旌功之碑詔  
歸所沒舊產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  
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在朝廷忠蓋有守始  
終不爲屈死非其罪天下寃之

孫繼鄴字元嗣其先金陵人祖謙事李昇爲長劔都  
指揮使南伐閩援兵不至戰死父承睿時爲小校憤  
將兵者不如期致其父沒乃刺殺之亡去轉徙淮楚  
間久之入京師以策上太宗授左班殿直終左藏庫  
使繼鄴初以三班奉職監泮陽酒稅會宜州陳進反  
曹利用辟以自隨爲前驅破賊于象州大烏嶺以功  
遷左侍禁端州兵馬監押徙秦州永寧砦總徒城洛  
門攻西頭供奉官晁迥薦爲閣門祇候上禦戎策十  
數事又用曹瑋薦爲鄜延路兵馬都監徙知環州累  
遷崇儀副使會修築洪德砦與總兵者論事不協絀  
爲冀州兵馬都監起知保安軍徙涇州使契丹樞密



使曹利用欲用之繼鄴惡其權盛陰知利用將有禍  
數以疾辭遂除左龍武軍統軍致仕利用貶復爲崇  
儀副使遷供備庫使知石州徙保州領恩州刺史知  
雄州累遷西上閤門使擢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端州防禦使出爲環慶路副都總管道改涇原路兼  
知渭州建言蕭關故道前控大川善水草賊騎所從  
出也誠得屬羌與奉賜且羈其首領使爲藩籬則可  
無西顧憂矣爲步軍都虞候徙真定路卒

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真宗藩邸及卽位  
授西頭供奉官嘗與石知顒侍射苑中連發中的擢  
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咸平中契丹犯邊以功遷南  
作坊使昭州刺史天雄軍兵馬鈐轄邊兵未解徙鎮  
州行營鈐轄又徙定州契丹圍望都耆與諸將從間  
道往援比至城已陷矣耆與敵戰身被數創殺契丹  
梟將遲明復戰而王繼忠爲契丹所執耆還因言天  
道方利先舉者請大舉討之及上與師出境之日帝  
以問輔臣以爲不可遷昭州團練使并代州鈐轄明  
年契丹兵復入帝欲親征耆奏邊事十餘條多論兵  
貴持重及所以取勝者召還入對帝曰卿嘗請北伐  
契丹入塞與卿所請與師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領



守澶州而未得人如何者請行帝喜命爲駕前西面  
鈐轄令至澶州候契丹遠近者馳騎往改東面排陣  
鈐轄事平會曹州趙諫告者受金爲人求薦禮部貶  
供備庫使潞州都監久之事稍辨復官管勾皇城司  
帝以耆歷河東檢邊事召耆至宣和閣問地里險  
易狀耆因言雲應蔚朔四郡間遣人以文移至并代  
間非覘邊虛實郎欲熟道路宜密諭代州使自雲應  
蔚至者由大石谷入自朔至者由土塏入餘間道皆  
塞之以示險景德罷兵耆與曹璨李神祐岑保正閱  
軍籍請汰罷癯者遷英州防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

虞候從帝東封遷絳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時建王  
清宮耆奏䟽謂殫國財力非所以承天意遷相州觀  
察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祀汾陰授威塞軍節度使  
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罷判河陽丁父母憂起  
復徙武寧軍節度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  
累遷鎮安軍淮南節度使判壽州遣中書舍人張師  
德就賜告敕尋召爲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會靈觀  
使先名旻至是表改名耆加尚書左僕射歷河陽泰  
寧山南東道昭德軍節度使進兼侍中封鄧國公章  
獻太后崩以左僕射護國軍節度出判許州移襄鄧



孟許陳壽六州封徐國公者爲人重密有智數真宗  
在東宮嘗命授以諭語左氏春秋後又賜宸戒二十  
條及聖政記冊府元龜故頗知傳記及術數之學言  
象緯輒中章獻太后微時嘗寓其家者事之甚謹及  
太后預政寵遇最厚賜第尚書省西凡七百楹安佚  
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爲曲闌積百貨其中與羣婢相  
貿易有病者親爲診切以藥償之欲錢不出也所歷  
藩鎮人頗以爲擾然御諸子嚴日一見之即出就外  
舍論者亦以此多之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太師兼  
侍中謚榮僖子二十四人得一慶曆中守貝州妖人

王則作亂不能死又與之草禮儀伏誅可一坐與羣  
婢賊殺其妻棄市利一團練使誠一客省使樞密  
承旨

希一字簡翁以父者任累官引進使歷知冀邢等九  
州貝州叛希一先引兵至得其水門猶絀兄得一累  
監洪州鹽復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請徙邊兵內地  
以寬糴費每州歲爲市平以糴邊穀使人不能高下  
其價戍卒之孥給糧先軍士一日使其家爲伍保坐  
以逃亡之累皆著爲法徙成都利州路鈐轄真定府  
路總管累使遼及館客遼人嘗以雄州不當禁漁界



河及役白溝兩屬民爲言希一曰界河之禁起於大國統和年今文移尚存白溝本輸中國田租我太宗特除之自是大國侵牟立稅故名兩屬惡有中國不役之理遼人詞塞以均州防禦使提舉集禧觀卒弟利一

利一字和叔以蔭補供奉官光州都監提點京東淮南刑獄知莫冀二州爲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兼閣門通事舍人知廣信軍謀告遼人宋元寇邊利一置酒高會於譙門元率衆遁去徙知保州雄州累遷西上閣門使嘉州團練使遼人刺兩屬民爲兵民不堪其

辱利一綏徠之有大姓舉族南徙慕而來者至二萬利一發廩振恤且移詰涿州自是不敢復刺巡檢趙用有罪坐不察舉改衛州鈐轄久之爲定州路鈐轄進馬部軍總管徙真定大名府路歷知代滄澶鄭相州絡雄州團練使

楊崇勳字寶臣薊州人祖守斌事太祖爲龍徒指揮使父全美事太宗爲殿前指揮使崇勳以父任爲東西班承旨事真宗于東宮帝嘗曰聞若嗜學吾授若書崇勳自是稍通兵法及前代興廢之事真宗即位遷右侍禁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雷有終討王均崇



勲承受公事以奏捷擢內殿崇班累遷西上閣門使  
羣牧都監改副使以左衛大將軍恩州刺史爲樞密  
都承旨尋提舉樞密諸房通進銀臺司事以英州防  
禦使爲馬軍都虞候并代州馬步軍副使總管留爲  
客省使領羣牧使真宗久不豫寇準罷入內副都知  
周懷政謀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復相準嘗以謀  
訪崇勲崇勲以變告丁謂得其辭夜造曹利用共議  
發之翌日誅懷政擢崇勲鄧州觀察使不拜乃以內  
客省使領桂州觀察使復兼羣牧使初羣牧置使皆  
以文臣領之崇勲曰馬者戰備雖無事可去邪仁宗

即位以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陳州授殿前都虞  
候真定府定州路副都總管知定州歷馬軍副都指  
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使拜宣徽南院使  
兼樞密副使宮中火爲脩葺副使又歷鎮南定武軍  
山南東道節度使章獻與仁宗言先帝最稱崇勲質  
信可任大事乃進樞密使百官詣洪福院上章懿冊  
退而立班奉慰宰相張士遜過從勲園飲日中期不  
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奏與士遜俱罷以同平章事可  
陽三城節度使判許州翌日改陳州景祐初懷政家  
人訟寃遂罷同平章事知壽州徙亳州復知陳州契



丹將渝盟朝廷擇將備邊崇勲請行復拜同平章事  
判定州既而老不任事徙成德軍又徙鄭州坐其子  
宗誨納賕枉法以左衛上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  
贈太尉謚恭密尋改謚恭毅崇勲性貪鄙久任軍職  
當真宗時每對輒肆言中外事喜中傷人人以是畏  
之在藩鎮日嘗役兵工作木偶戲人塗以丹白舟載  
鬻於京師

夏守恩字君殊并州榆次人父遇為武騎軍校與契  
丹戰歿時守恩纔六歲補下班殿侍給事襄王宮累  
遷西頭供奉官真宗即位四遷至北作坊使普州刺

史帝幸澶淵守恩從行數見任使遷博州刺史歷龍  
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秦州防禦使帝不豫  
中宮預政以守恩領親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以  
安遠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管勾殿前馬步軍都指揮  
使事天聖初加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為  
未定陵總管雷允恭邢中和徙皇堂穿地得水泉土  
石相半人疫功不就守恩以聞允恭等伏誅徙節河  
陽三城歸本鎮知澶相曹三州并代路馬步軍都總  
管歷天雄秦寧武寧節度使為真定府定州路都總  
管守恩所至恃寵驕恣不法其子元吉通賂遺市物



多不予直定州通判李參廢其賊命侍御史趙及與大名府通判李鉞鞫問得實法當死帝命貸之除名連州編管卒貶所

守贇字子美初守恩給事襄王邸正問其兄弟守恩言守贇四歲而孤日侍王邸不得時撫養心輒念之王為動容即日召入宮而憐其幼聰就外舍後二年復召入王乳母齊國夫人使傳婢拊視之稍長習通文字王為太子守贇典工作事及即位授右侍禁李繼遷叛命使綏夏伺邊釁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祇候帝幸大名為駕前走馬承受康保裔與賊戰沒部由

畏誅聲言保裔降賊密詔守贇往察之守贇變服入營中廉問得狀還奏稱旨詔恤保裔家以守贇為真定路走馬承受公事帝幸澶淵及祀汾陰皆為駕前巡檢累遷東綾錦副使從幸亳州命修行宮轉崇儀使提舉倉草場帝甚親信之遣中使問守贇曰欲管軍乎為橫行使乎守贇曰臣得日近冕旒足矣尋遷西上閣門使提舉諸司庫務以右千牛衛大將軍昭州刺史為樞密都承旨兼領三班院每契丹使至與楊崇勳迭為館伴副使凡十餘年擢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改馬軍并代州都總管累遷步軍馬軍殿前



副都指揮使建武鎮東保大軍節度使俄以修大內  
勞除殿前都指揮使徙定國軍節度使守恩坐贓廢  
守贇亦以鎮海軍節度使罷管軍之本鎮踰年徙定  
州路都總管召知樞密院事既入見帝問西事守贇  
言平時小障屯兵馬不及千餘賊兵盛至固守不暇  
安能出鬪邪宜併其兵以據衝要伺便邀擊功或可  
成帝然之劉平石元孫敗人有以降賊誣告者守贇  
頗辨其枉引康保裔事為質自請將兵擊賊換宣徽  
南院使陝西馬步軍都總管無經略安撫緣邊招討  
使命勾當御藥院張德明黎用信掌御劔以隨之然

守贇性庸怯寡方略不為士卒所服尋詔駐軍河中  
居數月徙屯鄜州其子隨為陝西緣邊招討副使時  
晏殊宋綬知樞密院又召守贇同知院事隨卒守贇  
請罷以宣徽南院使天平軍節度使判澶州以疾徙  
相州疾稍平復為真定府定州等路都總管未至徙  
高陽關就判瀛州卒贈太尉謚忠僖

隨字君正頗好儒術多從士大夫游以父蔭為茶酒  
班殿侍遷右班殿直仁宗在東宮為率府副率兼春  
坊謁者及即位除內殿承制閣門祇候累遷西上閣  
門使出為天雄軍兵馬鈐轄以母疾召還領三班院



再遷四方館使營州刺史出知衛州真拜韶州團練使徙邠州遷泰州防禦使元昊反為鄜延路副都總管隨本名元亨與元昊有嫌因奏改馬尋徙環慶路未幾復還鄜延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與同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隨曰此行間爾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邪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後數日果擊賊斬首獲羊馬自效及守贇知樞密院事耀州觀察使知亳州劉平石元孫敗以隨知河中府守贇經略安撫陝西留領會靈觀事守贇還復為陝西

副都總管兼緣邊招討副使帝曰朝廷方以邊事委卿卿母以父在機密為嫌時隨已病次陝州卒贈昭信軍節度使謚莊恪隨在邊陲無多戰功然慎重少過

論曰曹利用投身不測之淵以口舌啖契丹使河北七十年無鋒鏑之虞勲業固偉矣嶺南之戰亦豈可少哉恃功怙寵禍萌而弗悟可悲也已著崇勲二夏奮闢第位將相皆驕侈貪吝恃私恩違清議君子所不取也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選



為散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為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為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囉咩歲香毛奴尚羅慶七家口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馳赴衆爭前為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為經略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

見竒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西上閣門副使擢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畧招討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



宋史列傳卷四十九 十一  
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湟爾  
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  
州權樞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  
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略等安撫經制  
蠻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  
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  
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  
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  
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  
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

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鬪聽吾所  
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十犯賊潰  
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  
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  
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等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  
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卽進青明日  
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旣失  
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  
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  
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



中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黃師宓等邕州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初青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若下汲之甘衆遂以濟復爲樞密副使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賜第敦教坊優進諸子官秩初青既行帝每憂之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食臥起皆宜防竊發乃馳使戒之及聞青已破賊顧宰相曰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始交趾頭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二萬賜交趾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即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



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恠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迺罷青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髭卒帝發哀贈中書令謚武襄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

如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贖其家事子諮詠並為閤門使詠數有戰功熙寧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將帥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畫象入禁中禦制祭文遣使賫中牢祠其家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築青澗招安砦遇夏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闔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真勇將也以為本路同巡檢從征儂智高抵歸仁驛賊列三銳陳以逆官軍軍小卻玉率右廂突騎



橫貫賊壘賊大潰帝召見使作銳陳於殿廷下觀破賊之勢擢為廣西鈐轄徙大名進龍神四廂都指揮使為副都總管諒祚攻大順城王以兵三千夜擊之驚潰而去累遷昭州防禦使徙涇原熙寧中慶州卒叛王夔逐于石門卒窮蹙請降土斬二百人坐奪職降為陵州團練使居數月復之王詔開熙河王遷宣州觀察使為副都總管河北直三十七將以王為第一將入為馬步軍都虞候卒贈建雄留後孫節開封人少直軍籍以才勇補右侍禁與狄青同在延州數攻破敵若有功累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及

青討智高辟隸麾下至歸仁舖節為前鋒直前搏戰賊銳甚節墜山下俄中槍而沒特贈忠武軍節度留後封其妻為仁壽郡君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諸司副使奉終其喪

郭逵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康定中兄遵死於敵錄逵為三班奉職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問學延安清剛社募兵誤殺熟羌將論死逵請而勉之活壯士十三人方議取靈武逵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没人服其先見陳執中安撫京東奏為駐泊將執中與賓佐



論當今名將共推葛懷敏達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  
敗朝廷事執中始怒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葛懷敏  
非名將而敗事邪曰喜功徼幸徒勇無謀可禽也執  
中歎曰君真知兵懷敏既覆師矣爲真定兵馬監押  
保州卒叛田況遣達往招之達與亂者侍其臻嘗同  
事范仲淹馳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囊臻識之卽與  
其黨韋貴史克順皆再拜邀達登城既見申諭禍福  
衆或疑不卽下曰若降恐不免達請以身爲質於是  
開城降論功加閣門祇候環慶兵馬都監遭母憂不  
得解官凡三請乃許慶帥杜杞贖以錢四十萬謝弗

受卒喪爲涇原都監拔古渭城轉通事舍人徙河北  
緣邊安撫都監副吳奎使契丹值其主受尊號入觀  
禮使還黜爲汾州都監龐籍鎮河東俾權忻州契丹  
來求天池廟地籍不能決以誘達達訪得太平興國  
中故牘證爲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湖北溪蠻彭仕  
義叛加帶御器械爲路鈐轄兼知澧州得蠻親信爲  
鄉導盡平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仕義棄城走衆  
悉降遷禮賓使徙南路鈐轄知邵州武岡蠻反達討  
平之累遷容州觀察使仁宗山陵以達掌宿衛遷殿  
前都虞候出爲涇原路副都部署治平二年以檢校



太保同簽書樞密院旋出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達雖立軍功而驟躋政地議者不厭諫官御史及論之不聽神宗卽位遷靜難軍留後召還言者復力爭乃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至鄆七日徙鎮鄆延種諤受鬼名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達曰虜旣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旣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之達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趙尙薛昌朝與夏使議唯言砦基尙曰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

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虜使驚不能對乃寢其請初詔焚棄綏州達匿而不下至是帝問大臣皆莫知達始自劾向者違詔旨之罪帝手詔褒答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達曰詢庸人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復敢向化矣達詢得殺楊定者首領姓名謀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達曰是且梟死因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達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虜情得乃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韓絳主種諤計圖橫山與達議出兵達曰諤狂生



爾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怒以爲沮撓奏  
召達還明年慶州亂出判永興徙秦州王韶開熙河  
達案其不法朝廷遣蔡確鞫之謂達誣罔落宣徽使  
知潞州徙太原復宣徽使交趾李乾德陷邕管召爲  
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兼荆湖廣南宣撫使請鄜延  
河東舊吏士自隨將行宴於便殿賜中軍旗章劔甲  
以示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至廣西討拔廣源州  
降守將劉應紀又拔決里隘乘勝取枕榔門州大戰  
富良江斬僞王子洪真乾德窮蹙奉表歸命時兵夫  
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至是與賊隔一水

不得進乃班師坐貶左衛將軍西京安置屏處十年  
哲宗立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起知潞州進廣州觀  
察使知河中辭歸洛改左武衛上將軍提舉崇福宮  
卒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達忼慨喜兵學神  
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是特竒正相生之  
一法爾因爲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達  
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  
而成尤善用偏禪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  
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旣斬李  
信劉甫又欲罪鄜延都巡檢使白玉玉見達託以後



事且泣言不得終養母達哀之不遣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王大捷于新砦神宗謂達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每戰先招懷後戰鬪愛惜士卒不妄加誅戮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猶隱然爲一時宿將云

論曰宋至仁宗時承平百年武夫鷲卒遭時致位者雖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隱然爲時名將惟青與達兩人爾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後崑崙一舉頗著奇雋攷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達料葛懷敏之敗如燭照龜卜一時最爲知兵雖南征無功用違其長又何尤焉

列傳卷四十九

萬曆四十五年刊

列傳卷四十九

三



猶隱  
論曰宋至仁宗  
雖有  
人  
豈  
用數其  
又

列傳卷第五十

宋史二百九十一

闕儔言在國錄軍國重事留書若丞相驛國史領經事都總裁脫等奉勅修

吳育

宋綬 子敏求

李若谷 子淑孫壽朋

王博文 子疇

王醜

吳育字春卿達安人也父待問與楊億同州里每造億億厚禮之門下少年多易之億曰彼他日所享非若曹可望也累官光祿卿以禮部侍郎致仕育少竒穎博學舉進士試禮部第一中甲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歷知臨安諸暨襄城三縣自秦悼王葬汝後子



孫從葬皆出宦官典護歲時上冢者往來呼索擾州縣育在襄城請凡官所須具成數毋容使者妄索羊豕悉出大官由是民省供費殆半宦官過者銜之或中夜叩縣門索牛駕車育拒不應異時宗子所過縱鷹犬暴民田入襄城境輒相戒約毋敢縱者舉賢良方正擢著作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院奏定禮文名太常新禮慶曆祀儀改右正言歷三司鹽鐵戶部二判官尋以本官供諫職元昊僭號議出兵討之羣臣曰元昊小醜也旋即誅滅矣育獨建言元昊雖稱蕃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服叛不常

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拊而收之不報復上言宜先以文誥告諭之尚不賓姑嚴守禦不足同中國叛臣亟加征討且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於持重羌人剽悍多詐出沒不時我師乘銳見小利小勝必貪功輕進往往墮賊計中第嚴約束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其鋒時方銳意討之旣而諸將多覆軍者久之無功卒封元昊爲夏國主如育所議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壓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脩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爲殆稍安靜



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  
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  
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  
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賞賜  
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  
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廼降元昊第見朝廷比  
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隣境固其巢  
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  
士諭唃廝囉及他蕃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  
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

蕃事迹除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進翰林學士累遷  
禮部郎中契丹與元昊構兵元昊求納款契丹使來  
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旨因上疏曰契丹受恩  
為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蕃  
自鬪鬪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  
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豪髮之助  
而太行東西且有煙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  
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  
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  
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有堅拒當為討之如



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  
兩制同上對不易旨議尋知開封府居數日發大奸  
吏一流嶺外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  
再變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時歲饑多盜旨嚴賞功  
之法嘗得盜而未賞者一切賞之以明不欺慶曆五  
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居數月改參知政事山  
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  
州富弼山東人尊愛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于淮  
南旨曰盜誠無足慮者小人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  
可禦矣事遂寢章

懿太后升祔真宗廟議者請

覃恩且優賜軍士旨曰無事而啓僥倖誰為陛下建  
此議者請治之已而外人多怨執政者帝以語輔臣  
旨曰此必建議者欲動搖上聽臣以身許國何憚此  
耶向綬知永靜軍為不法疑通判江中立發其陰事  
因構獄以危法中之中立自經死綬宰相子大臣有  
營助欲傳輕法旨曰不殺綬無以示天下卒減死一  
等流南方御史唐詢請罷制科帝刊其名付中書旨  
奏疏駁議帝因諭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行下  
今乃知欺罔也旨曰非睿聽昭察則挾邪蠹國靡所  
不為願出姓名按劾以明國法旨有在政府遇事敢言



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辨不  
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乃復  
以為樞密副使明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訥曰大臣  
喧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昌朝而育歸給事中  
班未幾出知許州徙蔡州設伍保法以檢制盜賊時  
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招捕者  
十人至則以巡檢兵往索之育曰使者欲得妖人還  
報邪曰然曰育在此雖不敏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  
此特鄉民用浮圖法相聚以利財錢爾一弓手召之  
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請留毋往中使以為然

頃之召十人者至械送闕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  
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徙陝州上書論詔獄  
曰先王凝旒黜黷不欲聞見人之過失也設有罪即  
屬之有司揚儀嘗為三司判官近自御史臺移劾都  
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為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  
止請求常事使道路衆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皆  
自危豈養廉恥示敦厚之道哉遷禮部侍郎知永興  
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辭且請便郡帝語大  
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因命知汝州遣  
內侍賜以禁中良藥會疾不已又請居散地以集賢



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外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決多請旨訴旨為辨曲直判書狀尾堯佐畏懼奉行復為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陝州進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一日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所當慎也旨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為諫官劉元瑜誣奏旨有在河南嘗貧民出息錢久之除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畧安撫使判延州夏人既稱臣而並邊種落數侵耕為患龐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旨謂要契來明而亟城則羌人必爭爭而受患者必麟府也移文河東又遺籍手書及疏於朝不報既而夏人果犯河外陷驍將郭恩而太原將佐皆得罪去疾復作辭不任邊事求解宣徽使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病革視事如平日因閱囚辨非罪竄舞文吏二人已而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正肅旨性明果所至作條教簡踈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即人不能抗辨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初尹開封范



仲淹在政府因事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  
奏請多為任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行之其在二  
府待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  
帥永興時待問尚亡恙肩輿迎侍時人榮之晚年在  
西臺與宋庠相唱酬追裴白遺事至數百篇體素羸  
少時力學得心疾後得古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夕  
而愈後數發每發數十日乃已右集五十卷第充為  
宰相自有傳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臯尚書度支員外郎直  
集賢院綬幼聰警額有奇骨為外祖楊徽之所器愛  
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  
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一時所尚初徽之卒遺  
奏補太常寺太祝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愛其文遷  
大理評事聽於秘閣讀書大中祥符元年復試學士  
院為集賢校理與父臯同職後賜同進士出身遷大  
理事丞及祀汾陰召赴行在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  
過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即以奏將祠亳州太清宮  
以簽書亳州判官事入為左正言同判太常禮院文  
之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今釋逋負後期未  
報者六十八州請於諸路選官考覈期半月以聞於



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蠲積負數百萬擢知制誥判  
吏部流內銓兼史館修撰王清昭應宮判官累遷戶  
部郎中權直學士院同脩真宗實錄進左司郎中遂  
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勾當三班院始詔讀唐史  
固求解三班以顯進講同脩國史遷中書舍人昭應  
宮災罷二學士踰年復翰林學士史成遷尚書工部  
侍郎兼侍讀學士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  
書簾決事而仁宗未嘗獨對群臣也綬奏言唐先天  
中睿宗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除三  
品以下官決徒刑宜約先天制度今群臣對前殿非

又請建四科以取士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  
兼茂明於體用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明曉法律  
能按章覆問科既而用夏竦議置六科其議亦自度  
始復為翰林學士史館修撰遷給事中嘗受詔與御  
史中丞王隨議通解鹽聽商旅入錢筭鹽語在食貨  
志尋進承旨以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  
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學士景祐二年拜參知  
政事時王曾呂夷簡為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  
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  
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



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問曾曾薦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遷知樞書院事章得象既相以度嘗位其上卽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以尚書右丞罷復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累感風眩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肅度好學家居列圖書每歸未嘗釋手敏於爲文而泛濫不精嘗奉詔同編續通典文苑英華注釋御集真宗幸汾陰仁宗在藩邸詔掌起居牋奏及留司章奏有

諫官御史欲邀名邪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爲哉第見興土木爲違近詔卽論奏之且事有疑似彼猶指爲過或陛下有大闕失近臣雖不言然傳聞四方爲聖政之累何可忽也太祖常謂唐太宗爲諫官所詆不以爲愧何若動無過舉使無得而言哉郭皇后廢帝命綬作詔云當求德閎以稱坤儀旣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王曾入對又論奏之帝曰宋綬亦如此言時大臣繼有論者卒罷之帝春秋富天下久無事綬慮宴樂有漸乃言人心逸於久安



而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事至而應不亦殆歟臣願飭勵羣司不以承平自怠又上馭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奸不能移能斷則邪不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願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閒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再遷吏部侍郎時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間有所異政事繇此依違不決於是四人者皆罷綬以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侍講筵權判尚書都省歲餘加資政殿大學士以禮部尚書知

河南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敗沒帝以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策綬畫十事以獻復召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時綬母尚在綬既得疾不視事猶起居自力區處後事尋卒贈司徒兼侍中謚宣獻綬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爲兒童時手不執錢家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讐博通經史百家其筆札尤精妙朝廷大議論多綬所財定楊億稱其文沈壯淳麗曰吾殆不及也及卒帝多取其書字藏禁中初郊祀綬攝太僕卿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洽因上所撰鹵簿圖十卷子敏求



敏求字次道賜進士及第爲館閣校勘預蘇舜欽進  
奏院會出簽書集慶軍判官王堯臣修唐書以敏求  
習唐事奏爲編修官持祖母喪詔令居家修書卒喪  
同知太常禮院石中立薨子繼死無他子其孫祖仁  
疑所服下禮官議敏求謂宜爲服三年當解官斬衰  
同僚援据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議遂定爲令加集賢  
校理從宋庠辟通判西京爲羣牧度支判官墜馬傷  
足出知亳州治平中召爲仁宗實錄檢討官同修起  
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寺英宗在殯有言宗室服踈者  
可嫁娶敏求以爲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言者

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異  
貶秩知降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錄神宗曰典  
禮國之所重而誤謬如是安得無責然敏求議初不  
誤曾公亮惡禮院劉瑾附敏求爲說故因是去之是  
歲即詔還徐國公主以夫兄爲姪奏官敏求疏其亂  
天倫執正之王安石惡呂公著証其言韓琦欲因人  
心如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遂君側之惡出知潁州敏  
求當草制安石論旨使明著罪狀敏求但言敷陳失  
實安石怒白於帝命陳升之改其語敏求請解職未  
聽會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封還詞頭遂以



本官右諫議大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語切直擢寘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人為敏求懼帝獨全護之除史館脩撰集賢院學士鄧潤甫為帝言比群臣多尚告訐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士以變薄俗乃加敏求龍圖閣直學士命修兩朝正史掌均國公牋奏元豐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熟於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他所著書甚多學者多咨之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

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又州郡有學舍而無學官故士輕去鄉里以求師請置學官後頗施行之族弟昌言

昌言字仲謨以蔭為澤州司理叅軍州有殺人獄昌言疑其寃堅請迹捕果得真犯者稍遷河陰發運判官自濟源之官見道上棄屍若剛剝狀者甚衆竊歎郡縣之不治既至河陰得凶盜六輩殺人而驚之如是十餘年掩其家猶得執縛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為胥橐昌言窮治其淵藪皆法外行之而流其家人擢都水監丞熙寧初河決棗疆而北昌言



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立土約障水使之東  
流候稍深即斷北流縱出葫蘆下流以除恩冀深瀛  
水患詔從之提舉河渠王亞以為不可成不如修生  
隄朝廷遣翰林學士司馬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  
決口塞光奏昌言獨有功若與同列均受賞恐不足  
以勸詔理提點刑獄資序遷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  
監汴水漲昌言請塞訾家口已而汴流絕監丞侯叔  
獻唱為昌言罪昌言懼求知陝州歷濮冀二州河決  
曹村召判都水監往護河堤靈平埽成轉少府監卒  
贈絹二百匹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少孤游學依姻家趙况於  
洛下遂葬父母緱氏舉進士補長社縣尉州葺兵營  
課民輸木檄尉受之而吏以不中程多退斥欲苛苦  
輸者因以取賕若谷度材別其長短大小為程置庭  
中使民自輸改大理寺丞知宜興縣官市湖汭茶歲  
約戶稅為多少率取足貧下若谷始置籍備勾檢茶  
惡者舊沒官若谷使歸之民許轉留以償其數知連  
州真宗將朝謁太清宮選通判亳州累遷度支員外  
郎權三司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會河決白馬  
調取芻楩同列盧士倫協三司意趣刻擾州縣而若



谷寬之士倫不悅構于朝徙知陝州盜聚青灰山久不散遣牙吏持榜招諭之盜殺其黨與自歸改梓州天聖初判三司戶部勾院使契丹陛辭不俟垂簾請對廼遽詣長春殿奏事罷知荆南士族元甲恃蔭屢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若父兄訓之爾王蒙正為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橫肆若谷繩以法監司右蒙正奏徙若谷潭州洞庭賊數邀商人解殺人輒投屍水中嘗捕獲以屍無驗每貸死隸他州既而逃歸復攻劫若谷擒致之磔于市自是寇稍息累遷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河齧韓村堤夜馳往督兵為大埽

至旦堤完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州有東西兩城夾河秋夏水溢岸輒圯役費不可勝紀若谷乃制石版為岸押以巨木後雖暴水不復壞官倉依山而貯穀少若谷使作露囤囤可貯二萬斛他郡多取法焉遷給事中知壽州豪右多分占芍陂陂皆美田夏雨溢壞田輒盜決若谷擿冒占田者逐之每決輒調瀕陂諸豪使塞堤盜決乃止加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卒挽舟過境寒瘠甚者留養視之須春溫遣去民旬于道者以分隸諸僧寺助給春爨還勾當三班院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貴人多葬洛陽敕使須索煩



擾若谷奏令鴻臚預約所調移府逆為營辨改樞密  
直學士知并州民貧失婚姻者若谷出私錢助其嫁  
聚贅婿亡賴委妻去為立期不還許更嫁并多降人  
喜盜竊籍累犯者以三人為保有犯并坐之悛者削  
去籍名進尚書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拜參知政事建言風俗媿惡在上之人作而新之君  
子小人各有其類今一目以朋黨恐正人無以自立  
矣帝悟為下詔論中外以耳疾累上辭辭位罷為資  
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以太子少傅  
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謚康靖若谷性資端重

在政府論議常近寬厚治民多智慮愷悌愛人其去  
多見思少時與韓億為友及貴顯婚姻不絕馬子淑  
淑字獻臣年十二真宗幸亳獻文行在所直宗竒之  
命賦詩賜童子出身試秘書省校書郎寇準薦之授  
校書郎館閣校勘乾興初遷大理評事脩真宗寶錄  
為檢討官書成改光祿寺丞集賢校理為國史院編  
修官召試賜進士及第改秘書郎進太常丞直集賢  
院同判太常寺擢史館脩撰再遷尚書禮部員外郎  
上時政十議改知制誥勾當三班院為翰林學士進  
吏部員外郎會若谷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加端明



殿學士若谷罷進本曹郎中典豫王府章奏以右諫議大夫知許州歲饑取民所食五種上之帝惻然為蠲其賦權知開封府復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言者指其在開封多褻近吏人改給事中知鄭州徙河陽轉尚書禮部侍郎復為翰林學士罷端明殿學士判流內銓復加端明殿學士初在鄭州作為陵詩國子博士陳求古以私隙訟其譏訕朝廷除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累表論辨不報乃請侍養明年復端明侍讀二學士判太常寺父喪免官終喪起復再為翰林學士諫官包拯吳奎等言淑性姦邪又嘗請侍養父而不及其母罷翰林學士以端明龍圖閣學士奉朝請丁母憂服除為端明侍讀二學士遷戶部侍郎復為翰林學士而御史中丞張昇等又論奏之不拜除兼龍圖閣學士由是壹鬱不得志出知河中府暴感風眩卒贈尚書右丞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諮訪制作誥命為時所稱其他文多裁取古語務為奇險時人不許也初宋郊有學行淑恐其先用因密言曰宋國姓而郊者交非善應也又宋郊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郊疑進告身非是以淑明典故問之淑心知其誤謂郊曰君第



進何疑邪邪遂得罪去其傾側險陂類此嘗修國朝  
會要三朝訓鑿圖閣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各又獻  
繫訓三篇所著別集百餘卷子壽朋復圭

壽朋字延老慶曆初與弟復圭同試學士院賜進士  
出身判吏部南曹使行諸陵奏言昭憲皇后誕育二  
聖為國文母獨以合塋安陵不及時祭請更其禮從  
之遷群牧判官擊斷敏其皇城卒邏其縱游無度出  
知汝州盡推職田之入歸前守楊畋畋死又經理其  
家以饑歲營州解勞民降為前門軍歷開封府推官  
戶部判官知鳳翔府滄州滄地震壞城郭帑庾壽朋

以席為屋督吏采繕葺未數月復其舊括蕪田三萬  
頃縱民耕擇其壯者使習兵河方北涌隨塞之故道  
陘壽朋度必東潰諭居人徙避後三縣四鎮果墊焉  
司馬光出使薦其能加直史館入直舍人院同修起  
君注進戶部鹽鐵副使性疎雋任俠奉祠西太一宮  
飲酒食肉如常時暴得疾卒詔中使撫其孥賜白金  
三百兩

復圭字審言通判澶州北使道澶民主驛率困憊豪  
杜氏十八家詭言唐相如晦後每賊吏脫免復圭按  
籍役之知滑州兵匠相忿閱揮所執鐵椎椎殺爭者



於廳事立斬之徙知相州自太宗時聚夏人降者五  
指揮號聽子馬子弟相承百年無他投復圭斥不如  
格者選能騎射士補之為度支判官知涇州始時二  
稅之入三司移折已重轉運使又覆折之復圭為奏  
免民立生祠歷湖北兩浙淮南河東陝西成都六轉  
運使浙民以給衛前役多破產復圭悉罷遣歸農令  
出錢助長召人承募民便之瀕海人賴蛤沙地以生  
豪家量受稅於官而占為已有復圭奏蠲其稅分以  
予民熙寧初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夏人築壘于其境  
不犯漢地復圭會邊功遣大將李信帥兵三千授

以陳圖使自荔原堡夜出襲擊敗還復圭斬信自解  
又欲澡前耻遣別將破其金湯白豹西和市斬首數  
千級後七日乘常舉國入寇御史謝景温劾復圭擅  
興致士卒死傷邊民流離謫保靜軍節度副使歲餘  
知光化軍張商英言夏人謀犯塞之日久矣與破金  
湯適相值非復圭生事乃召判吏部流內銓知曹蔡  
滄州還為鹽鐵副使以集賢殿脩撰知荊南卒復圭  
臨事敏決稱健吏與人交不以利害避然輕率躁急  
無威重喜以語侵人獨為王安石所知故既廢即起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祖諫給事太宗蕃邸為



西京作坊副使博文年十六善屬文舉進士開封府以回文詩百篇為公卷人謂之王回文淳化三年太宗親試進士以年少罷歸後諫卒官廬州州守劉蒙叟為言召試舍人院為安豐主簿歷南豐尉有能名調南劍州軍事推官改大理寺丞監荆南權貨務選殿中丞陳堯盜薦之試中書賜進士第擢知濠州歷真州真宗幸亳權江淮制置司事改監察御史梓州路轉運使以疾請出知海州徙密州負海有鹽場歲饑民多盜鬻更捕之輒抵死博文請弛鹽禁候歲豐乃復從之除殿中侍御史天禧中朱能王先在長安

偽為乾祐天書事覺能既敗死先與其徒就禽詔博文乘驛按劾博文唯治首惡脅從者七人得以減論還為開封府判官丁母憂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氏改適韓氏及博文在朝謂子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為非禮服除為三司戶部判官出為河北轉運使遷侍御史陝西轉運使屬羌撒逋渴以族落數千帳叛既又寇原州柳泉鎮環州鶻鶻泉砦梧州刺史杜澄內殿崇班趙世隆戰沒博文劾奏內



侍都知周文質押班王懷信爲涇原環慶兩路鈐轄  
提重兵駐大拔砦玩寇逗留耗用邊費請用曹瑋田  
敏代旣而文質懷信坐法遂以瑋知永興軍使節制  
邊事會瑋病不行又用敏爲涇原路總管寇遂平遷  
尚書兵部員外郎爲三司戶部副使尋遷戶部郎中  
龍圖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權發遣三司史事與監  
察御史崔暨內侍羅崇勳同鞫真定府曹汭獄及還  
權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爲走馬承受  
賈德昌所毀徙鳳翔府又徙永興軍明年昌德以賊  
敗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州初沿邊軍民之逃者必

爲熟戶畜牧又或以遺遠羌易羊馬故常沒者數百  
人其禽生羌則以錦袍銀帶茶絹賞之間有自歸而  
中道爲夏人所得亦不能辨坐法皆斬博文乃遺習  
知邊事者密持信紙往招至則悉貸其罪由是歲減  
殊死甚衆朝廷下其法旁路又言河西回鶻多緣互  
市家秦隴間請悉遣出境戒守臣使譏察之再遷右  
諫議大夫以龍圖閣學士復知開封府都城豪右邸  
舍侵通衢博文製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  
餘畢出知大名府遷給事中召權三司使遂同知樞  
密院事踰月而卒帝臨奠贈尚書吏部侍郎博文以



吏事進多任劇繁爲政務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  
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澤善水土處汝曹志之然治  
曹訥獄議者多謂博文希太后旨縱崇勲傳致其罪  
子疇

疇字景彝以父蔭補將作監主簿中進士第累遷太  
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薦疇勾當公  
事時有宦官同提舉者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  
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大夫而爲閹人指使則疇實  
耻之用賈昌朝薦改編修唐書仁宗獵近郊疇引十  
事以諫皇祐中于詔禁貴戚近習私謁者疇獻聖政

惟公頌召試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充良訴  
其叔父死疑爲仇家所毒請發棺驗視衆欲許之疇  
獨不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允良有  
姦窮治果與其叔父家有怨歷三司度支判官修起  
居注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右諫議大夫權御  
史中丞時陳升之拜樞密副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  
彈升之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介等爭數月不已迺  
兩罷之而論者謂介等爲衆人游談所誤疇疏言浮  
華險薄之徒往來諫官御史家摘摭人罪寔以成俗  
請出詔戒勵從之遷給事中英宗旣即位感疾皇太



后垂簾聽政其後帝疾平猶未御正殿疇上疏請御朝聽政及永昭陵復土祭仁宗虞主于集英殿以宗正卿攝事疇奏曰人子之葬其親送形而往迎神而返故虞祭所以安神也位尊者禮重禮重者祭多故天子之虞數至於九今山陵嗣君不得親往則道路五虞理可命宗正攝事若神主既至則四虞之祭雖或聖躬未寧亦宜勉強况陛下在藩邸以好古知禮仁孝聰明聞於中外此先帝所以託天下也臣願始終令德以全美名帝既視朝前後殿而於聽事猶持謙抑疇復上疏曰廟社擁佑陛下起居安平臨朝以

時僅踰半載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遏塞人情缺然伏望思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決大政以慰母后之慈勿爲疑貳謙抑自使盛德闇然不光未幾又上疏曰董仲舒爲武帝言天人之際曰事在勉彊而已勉彊學問則聞見廣而智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陛下起自列邸光有天命然而祖宗基業之重天人顧享之際所以操心治身正家保國者尤在於勉彊力行也陛下昔在宗藩已能務德好學語言舉勤未嘗越禮是天性有聖賢之質自疾平以來于茲半歲而



臨朝高拱無所可否羣臣闕白軍國之政者日益至其請人主財決者日益多然猶聖心盤桓無所是非者何也得非以初繼大統或慮未究朝廷之事故謙抑而未皇耶或者聖躬尚未寧而不欲自煩耶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苟未謙抑而未皇則國家萬務日曠月廢其勢將趨於禍亂無疑也若聖躬未能寧則天下之名醫良工日可召於前而方技不試藥石不進養疾於身坐俟歲月非求全之道也苟有所畏忌而不言則又過計之甚也今中外之事無可疑畏臣嘗爲陛下力言之矣陛下何不坦心布誠廓開大明以

照天下外則與執政大臣講求治體內則於母后講所未至延禮賢俊諮訪忠直廣所未見達所未聞若陛下朝行之則衆心夕安矣况陛下向居藩邸日夕於側者惟一二講學之師與左右給使之入耳修身行已德業日新而知者無幾則是爲善多而得名常少也然而終能德成行尊美名遠聞此先帝之所以屬心也今處億兆之上有一言動則天下知之簡冊書之比之於昔是善行易顯而美名易成也然而尚莫之聞者是不爲爾非不能也有始有終者聖賢之能事在陛下勉彊而已疇又上䟽欲車駕行幸以安



人心時大臣亦有請帝乃出禱雨都人瞻望驩呼數日皇太后還政疇又上疏謂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威百司拱擬之制度他時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昭于天下矣時詔近臣議仁宗配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而學士王珪等與

禮官上議以謂季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為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獨謂仁宗不當配祭疇以謂珪等議遺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倣唐真觀顯慶故事太宗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為失禮導陛下為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為甚自此公輔不悅而朝廷以疇論事有補帝與



執政大臣皆罷異之遷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同  
提舉諸司庫務數月拜樞密副使於是公輔言疇望  
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為輔  
弼者公輔坐貶疇在位五十五日卒帝甚悼惜之臨  
哭賜金白三千兩贈兵部尚書諡忠簡疇名臣子性  
介特厲風操喜言朝廷事好治容服坐立巖然言必  
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其執政未久終于  
位及所享壽類其父云

王駿字總之趙州臨城人七歲喪父哀毀過人既長  
狀貌奇偉舉進士授婺州觀察推官代還直宗見而

異之特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祁縣通判湖州再遷  
太常博士提點梓州路刑獄權三司戶部判官使契  
丹還判都磨勘司以尚書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上言方調兵塞決河而近郡災歉民力彫敝請  
罷土木之不急者三司戶部副使樞密使曹利用得  
罪駁以同里為利用所厚出知湖州徙蘇州還為三  
司鹽鐵副使時龍圖閣待制馬季良方用事建言京  
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  
良挾章獻媼家衆莫敢迂其意駿獨不可曰與民競  
利豈國體耶擢天章閣待制判大理寺提舉在京諸



司庫務安撫淮南權判吏部流內銓累遷刑部益利路旱饑為安撫使以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為亂者驥潛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即戮之及旦人莫知也其為政有大體不為苛察蜀人愛之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景祐五年參知政事明年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天聖中驥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驥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

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驥殊未以為然也比再入樞密元昊反帝數問邊事驥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決帝怒驥與陳執中張觀同日罷驥出知河南府始歎瑋之明識未幾得暴疾卒贈戶部尚書謚忠穆驥少時館禮部尚書王化基之門樞密副使宋湜見而以女妻之宋氏親族或侮易之化基曰後三十年驥富貴矣果如所言



論曰兵育剛毅不撓而設施無聞其才不逮志者與  
宋綬博洽明敏若公務長厚博文習吏事當仁宗時  
先後與政僅能恭慎寡過保有祿位施及後嗣敏永  
叔俱練達典故傳以文采而淑以傾險敗德視疇之  
介特數建忠謀則賢不肖之相去遠矣王駸不留意  
曹瑋之言卒以昧於邊事凡黜宜哉

列傳卷第五十

列傳卷第五十一

宋史二百九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左丞相監修國史領經事都總裁

勅修

李諮

程戡

夏侯嶠

盛度

丁度

張觀

鄭戩

明鎬

王堯臣

孫抃

田况

李諮字仲詢唐趙國公岍之後岍貶死袁州因家新  
喻遂為新喻人諮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諮日夜  
號泣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  
士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除大理



評事通判舒州召試中書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  
三司開封府判官再遷左正言出爲淮南轉運副使  
帝幸亳以勞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會江南饑徙江東  
轉運副使爲度支判官擢知制誥寇準數改諮所擬  
制辭諮不樂以父留鄉里請外遂出知荆南會翰林  
學士闕宰相擬他官帝曰不如李諮遂爲學士仁宗  
即位超遷本曹郎中權知開封府數月權三司使拜  
右諫議大夫嘗奏事兩宮曰天下賦調有定今西北  
寢兵且二十年而邊餽如故戍兵雖未可減其未作  
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厚下郎詔諮與御史

中丞劉筠等同議冗費以景德較天禧計所減得十  
三之上時陝西緣邊數言軍食不給度支都內錢不  
足支月奉章獻太后憂之命呂夷簡魯宗道張士遜  
與諮等經度其事諮曰舊法商人入粟邊郡筭茶與  
犀象緡錢爲虛實三估出錢十四文坐得三司錢百  
文諮請變法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三者不得相爲  
輕重旣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謗蠡起諮以疾累請  
郡改樞密直學士知洪州行數月而御史臺鞫吏王  
舉勾獻私商人多請慈州礬會計茶法不折虛費錢  
妄稱增課百萬緡以覬恩賞諮坐不察奪職久之進



給事中知杭州復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衣冠子弟  
恃蔭無賴者諮悉杖之境內肅然還勾當三班院坐  
舉吏降左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是歲禁中火倉卒  
營造應辦舉集進尚書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數月  
遭父喪起復遷戶部侍郎知諫院事是時權茶法寢  
壞乃詔諮蔡齊等更議之諮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  
不許於是復用諮所變法語具食貨志卒贈右僕射  
諡憲成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煩猝常若閒暇吏  
不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抑僥倖人以爲稱職無  
子以族子爲後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少力學舉進士甲科補涇  
州觀察推官再遷秘書丞通判許州曹利用貶戡以  
利用壻降通判蘄州徙虔州州人有殺母暮夜置屍  
他人之門以誣仇者獄已具戡獨辨之正其罪以尚  
書屯田員外郎知歸州召爲侍御史三司度支判官  
寶元初忻代地震壞城郭廬舍死傷甚衆命戡安撫  
頗以便宜從事改起居舍人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陝  
西都轉運使未幾知渭州陝西有保毅軍人苦其役  
戡奏曰保毅在鄉兵外不點而有籍所以佐邊備也



已隸保捷而保毅籍如故州縣以供力役率困憊至破析財產售田者猶數戶出一夫民不勝苦因詔私役保毅者以計傭律坐之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坐常保任貝州張得一得一伏誅奪職出知鳳翔府尋徙河中御史中丞張觀辨之復爲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瀛州四遷給事中契丹使過稱疾求著帽見戡使謂曰有疾可毋相見見當如禮使者語屈冠而見人言歲在甲午蜀且有變孟知祥之割據李順之起而爲盜皆此時也仁宗自擇戡再知益州遷端明殿學士召見慰遣至彭州民妄言有兵變捕斬之

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戡獨完城浚池自固不以爲嫌也召拜參知政事奏禁蜀人妖言誣民者避宰相文彥博親改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數與宋庠爭議諫官御史皆論之戡亦自請罷除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尋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英宗卽位以安武軍節度使留再任初覃恩蕃官例不序遷至是用戡奏始皆得遷又請首領有戰功材武皆得召見選補爲蕃官延州夾河爲兩城雉堞頗卑小敵登九州臺則下瞰城中戡調兵夫大增築之橫山酋豪



怨諒祚欲率其屬叛取靈夏來求兵爲援戡言豺虎非自相搏則未易取也癰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宜乘此許之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英宗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報言者請選大臣帥永興屯重兵以制五路敕戡具利害以聞戡以爲四路距永興皆十數驛設有警使聽節制則不及事矣且關中財賦不贍宿軍多何以給之治平初命宦官王昭明等領四路蕃部事戡曰蕃部所以亡去苦邊吏苛暴爲西人誘略爾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領犒以牛酒恐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更置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兵兼沿邊巡檢使無復專蕃部事從其奏夏人遣使入貢僭漢官移文於州稱其國中官曰樞密戡止令稱使副不以官稱樞密曰領盧方許之戡告老章累上終弗聽遣使以手詔問勞賜茶藥黃金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爲要地豈養病所耶召還道卒贈太尉諡康穆戡以在邊安重習事治不近名然不爲言者所與或傳戡交通宦官閻士良至今妻出見之

夏侯嶠字峻極其先幽州人高祖秀爲濟州鉅野鎮遊奕使因家焉父浦梁開平中以明經至棣州錄事



參軍嶠幼好學弱冠以詞賦稱周相李穀延至門下  
又依西京留守向拱攝伊陽令拱移安州又令攝錄  
事叅軍太平興國初舉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通  
判興州累遷右贊善大夫從征太原督芻糧于河朔  
遷殿中丞通判邠州歲滿拜監察御史通判興元府  
進秩殿中丞雍熙二年代還對便殿太宗語有司曰  
此人朕自知其材行勿須奏擬即日改左補闕直史  
館賜緋魚會王師護邊乘傳督河間饘道就命知莫  
州踰月徙洪州改起居郎真宗在襄邸太宗擇朝士  
謹厚者爲官屬卽召入爲翊善賜金紫加直昭文館

真宗尹京府命兼推官加司封員外郎東宮建復兼  
中舍遷工部郎中及嗣位拜給事中知審刑院數月  
擢樞密院副使咸平元年以戶部郎中罷二年始建  
講讀之職命嶠爲翰林侍讀學士及楊徽之卒又命  
兼秘書監是秋江浙饑命爲江南巡撫使所過疏理  
刑訟存問耆老務從寬簡人以爲便使還采病民二  
十餘事上之亟詔釐革又判吏部選事嶠善鼓琴好  
讀莊老書淳厚謹慎居官無過失真宗尤愛重之多  
所詢訪每以善人目之素好道留意養生少疾景德  
元年五月以選人俟對崇政殿暴中風眩亟詔取金



丹上尊酒餌之肩輿還第遣內侍召外內名醫診視其夕卒年七十二詔贈兵部尚書贈賜外增賜白金三百兩給葬錄其子大理寺丞晟爲太子中舍孫恭爲奉禮郎姪孫蔚賜同學究出身嶠在近侍恩遇甚渥卒後數月畢士安爲相撫坐歎曰使夏侯君在吾豈先據此位有集十五卷大中祥符初晟上漢武封禪圖續金匱玉匱石碱石距之狀咸有注釋上覽而善之至駕部員外郎恭至太子中舍

盛度字公量世居應天府後徙杭州餘杭縣曾祖瑄仕錢氏爲餘杭縣令父豫從錢俶入朝終尚書度支

郎中度舉進士第補濟陰尉選爲封丘主簿改府倉曹參軍爲光祿寺丞御史臺推勘官改秘書省秘書郎試學士院爲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契丹寇邊從幸大名數上疏論邊事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改開封府判官坐決獄失實降監洪州稅起知建昌軍三司鹽鐵判官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度嘗奏事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提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



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爲河西隴右圖願備上覽真宗稱其博學後遷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以疾不拜改會靈觀判官入翰林爲學士加史館修撰歷兵部郎中景靈宮副使寇準罷相度以交通周懷政出知光州乾興初再謫和州團練副使丁謂貶起爲祠部郎中復兵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知筠州更處滁蘇三州還知審刑院以右諫議大夫知揚州加集賢院學士初度謫洪州建請復賢良方正科

軍國大事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改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太后崩帝思綬言召還將大用而宰相張士遜沮止之復加翰林侍讀學士詔定章獻明肅章懿太后祔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事請別築宮曰奉慈廟以安神主事多采用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綬綬固辭又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務內外延首思見聖政宜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輔陛下之治耶頃太后朝多吝除



弄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罔上何以得此朋黨之為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已意以進退人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寔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朋黨尤盛王室遂卑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齊綱紀正在今日張士遜罷乃拜綬參知政事仍有詔罷脩寺觀而章惠太后以舊宅為道觀諫官御史言之帝曰此太后奩中物也

愚谷銀臺中書樞中四集又有中書翰林二制集天禧二年詔許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毋封郡大君而學士不預時度官兵部郎中因請追封其母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其母皆得封郡君度體肥大艱於拜起賓客有拜之者則俯伏不能興往往瞪視而詬詈之性極猜險雖平居僚友不能易語言所至下貧無賴多所縱捨稍有貲者一切繩之以法子申甫終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校理嘗為福建轉運使頗以修潔稱從兄京有吏能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丁度字公雅其先恩州清河人祖顓後唐清泰初陷



契丹迺歸徙居祥符父逢吉以醫術事真宗藩邸然好聚書與儒者游度強力學問好讀尚書嘗擬爲書命十餘篇大中祥符中登服勤詞學科爲大理評事通判通州改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坐解送國子監進士失實監齊州稅還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上書論六事一增講讀官二增諫員三補廕用大功以上親四選河北河東役兵補禁軍五籍令佐墾田爲殿最六凡緣公事坐私罪杖者聽保任遷官章獻太后善之舊制監司及藩鎮辭謁皆賜對仁宗初即位止令附中書樞密奏之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

嘗獻王鳳論於章獻太后以戒外戚歷三司磨勘司京西轉運使司天言永昌陵有白氣請增築以厭之有詔按視度奏神道貴靜不可輕繕治乃止入知制誥遷翰林學士糾察在京刑獄判太常禮院兼羣牧使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所以禦邊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輯寧幾二十



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之累遷中書舍人爲承旨時葉清臣請商州置監鑄大錢以一當十度奏曰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大小最爲折中歷代改更法雖精密不能暮年卽復改鑄議者欲繩以峻法革其盜鑄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錢錢輕幣重嚴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

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畸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芻糧增價臣嘗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強盜殺人取其弊衣直不過數百錢盜鑄之利不啻數倍復有湖山絕處兇魁嘯聚鑪冶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爲盜民間銅鉛之器悉爲大錢何以禁止度又言祥符天聖間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虛費遂廢八監然猶秦渭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匹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牧三萬而已馬少地閒坊監誠可罷若賊平馬歸則不可闕今



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爲兵請令民畜一戰馬者得免二丁仍不計貲產以升戶等則緩急有備而國馬蕃矣慶曆中副杜衍宣撫河東久之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刑院時江西轉運使移屬州凡市米鹽鈔每百緡貼納錢三之一通判吉州李虞卿受財免貼納事覺大理將以枉法論度曰枉法謂於典憲有所阿曲虞卿所違者轉運使移文爾遂貸虞卿死帝嘗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宜用才時度在翰林已七年而朝廷方用兵故對以此諫官孫甫論度所言蓋自求柄用帝諭輔

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顧未嘗及私甫安從得是語未幾擢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因言周世宗募驍健有朝出羣盜夕備宿衛者太祖閱猛士實騎軍請擇河北河東陝西就糧馬軍以補禁旅之闕又言契丹嘗渝盟預備不可忽因上慶曆兵錄五卷贍邊錄一卷明年參知政事會春旱降秩中書舍人踰月復官後二年衛士爲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請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鞠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與爭於帝前仁宗從竦



言度遂求解政事罷爲紫宸殿學士兼侍讀學士御史何邠言紫宸非官稱所宜改觀文殿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再遷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諡文簡度性淳質不爲威儀居一室十餘年左右無姬侍然喜論事在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著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所爲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爲監又嘗示以欝器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度對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奏太宗嘗作此器真宗亦嘗著論於是帝製後述以賜之度著通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

卷編年總錄八卷奉詔領諸儒集武經總要四十卷子諷集賢校理

張觀字思正絳州絳縣人少謹愿好學有鄉曲名中服勤辭學科擢爲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解州會鹽池吏以贓敗坐失舉劾降監河中府稅復通判果州改秘書省秘書郎仁宗卽位遷太常丞擢右正言直史館爲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改右司諫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出知杭州還判國子監權發遣開封府事進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累遷左司郎中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



觀謂承平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四曰節用河北大雨水又條七事曰導積水以寬播種緩催欠以省禁錮寬刑罰以振淹獄收逃田以募歸復罷工役以先急務止配率以阜民財通商旅以濟艱食復知審官院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康定中西兵失利因議點鄉兵久之不決遂與王黼陳執中俱罷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河壞孫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增築之隄完水亦

退徙鄆州舊法京東通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煮觀上言利之所在百姓趨之雖日殺於市恐不能止請弛禁以便民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歷知應天府孟州河南府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以父居業高年多病請便郡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月餘拜左丞丁父憂哀毀過人旣練而卒贈吏部尚書諡文孝觀性至孝初爲秘書郎其父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繇恩至大府卿居業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于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蚤起奉藥



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趣尚恬曠持廉少欲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仁宗飛白書清字賜觀以賞其節然於吏事非所長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見人否衆傳以爲笑

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早孤力學客京師事楊億以屬辭知名後復還吳及億卒賓客弟子散去戩乃倍道會葬舉進士擢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事召試學士院爲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通判越州還改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禮院注釋御製發願文三寶讚升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

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國子監選明經生講解經義徙知審官院遷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吏馮士元爲姦利有告士元受賕藏禁書者戩窮治之辭連宰相呂夷簡知樞密院盛度叅知政事程琳遂逮捕夷簡子公綽公弼參劾其狀旣而士元流海島度琳坐嘗交關士元罷去其餘絀罰者自御史中丞孔道輔天章閣待制龐籍又十餘人朝議畏其繳核戩敏彊善聽決喜出不意獨假貸細民即豪宗大姓繩治益急政有能迹徙權三司使復轉運使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較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



緡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改樞密副使戩與參知政事宋庠為宰相呂夷簡所忌與庠皆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淤填之患既納國後不復治葑土堙塞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如戩法遷給事中徙并州道改鄆州又徙永興軍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緩急折為三等非急罷去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斤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奏歲減二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

安故都多豪惡戩治之尚嚴甚者至黥竄人皆惕息未幾為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招討使駐涇州聽便宜從事遷尚書禮部侍郎時知慶州滕宗諒知渭州張亢過用公使錢戩致於法行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元昊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敵騎至者戩曰此必三川將按邊回非敵騎也已而果然及疆事少寧詔還知永興軍初靜邊砦主劉滬謀築水洛結公二城以通秦渭援兵招生羗大王族為邊衛戩使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督其役會罷戩四路安撫使韓琦知渭州尹洙皆以為不便



召滄士廉罷後歸不聽乃使裨將狄青將兵以往械  
送德順軍獄戩力爭于朝卒城之進戶部侍郎資政  
殿大學士知并州契丹與元昊方交兵邊奏互上獨  
戩不以聞詔遣使問其故戩對曰敵自相攻中國不  
足憂也鄜府間有棄地曰草城川戩募工人爲弓箭  
手計口給田初兵興用不足河東行鐵錢山多炭鐵  
鼓鑄利厚重辟不能止戩乃請三當一令旣下兵民  
相扇動數千人邀走馬承受訴承受中貴人不能遏  
又群譟州門守門者拒不得入戩聞悉負至庭下推  
首謀者數千人黥隸他州事乃定遷吏部侍郎改宣

徽北院使拜奉國軍節度使卒贈太尉謚文肅戩遇  
事果敢必行然憑氣近狹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中進士第補蘄州防禦推  
官真宗崩上真頌四十六篇改大理寺丞薛奎領秦  
州辟爲節度判官奎徙益州辟知錄事叅軍程琳代  
奎奏爲簽書節度判官就通判州事遷太常博士還  
朝仁宗問鎬所能奎稱其沈鷲有謀能斷大事除開  
封推官獻六宄書進尚書禮部員外郎爲三司戶部  
判官改刑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遷兵部員外郎直  
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會歲饑民無積聚盜賊間發鎬



爲平物價募民爲兵人賴以安知陵州楚應幾賊敗  
或告以先期奏之鎬曰獲罪則已安可欺朝廷耶卒  
坐失察降知同州未逾月會元昊寇延州起爲陝西  
轉運使虜破金明砦旣去議脩復其城帥臣擁兵不  
卽進而鎬止以百餘騎自督將士一月而成又常閱  
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餘人教以強弩奏爲清邊  
軍號最驍悍其後陝西河東頗倣置之遷戶部郎中  
直昭文館知陝州徙江淮制置發運使未行會賊破  
豐州擢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脩建寧中候百  
勝砦鎮川清塞堡凡五城以勞遷左司郎中明年擢

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鎬大巡邊以備賊時邊任多  
紈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  
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車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  
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  
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婦聞皆散走以樞密直學  
士左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府王則叛命鎬  
爲體量安撫使則未下又命參知政事文彥博爲宣  
撫使以鎬副之貝州平遷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  
司使諸將悉超遷都虞候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  
爲五等每等遷一資彥博數推鎬功拜參知政事已



而疽發背帝謂輔臣曰鎬忠亮有勞及其未亂思見之臨問惻然曰方賴卿謀國事何遽被疾鎬氣憊猶能頓首謝翌日卒諡文烈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不苟爲世所推重王則者本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恩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訣別刺福字於其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字隱起爭信事之而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慶曆八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

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內殿承制田斌以從卒巷鬪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據之殺元亨又出獄囚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旣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浹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勝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廡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得聖以



十二月爲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溼其  
面曰宜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以一樓  
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徙爲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  
城下者日衆於是令守者伍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  
有州民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  
鎬帳約爲內應夜垂縋以引官軍旣內數百人焚樓  
櫓賊覺率衆據戰初官軍旣登欲專其功斷縋以絕  
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縋而下是  
夜城幾克則期正月十四日出要劫契丹使謀者以  
告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賊果以數百人夜出伏

發皆就獲城峻不可攻乃爲距圍將成爲賊所焚遂  
卽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牽制之及文彥博至穴通  
城中選壯士中夜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  
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閣門祇候  
張綱緣壕與戰死之總管王信捕得則其餘衆保村  
舍皆焚死檻送則京師支解以徇則叛凡六十六日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舉進士第一授將作  
監丞通判湖州召試改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會  
從父冲坐事出堯臣知光州父喪服除爲三司度支判  
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薨議者歸罪內侍都知閻文



應堯臣請窮治左右侍醫者不報時上元節有司張燈堯臣俟乘輿出卽上言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當遊幸帝爲罷張燈擢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提舉諸司庫務知審刑院入翰林爲學士知審官院陝西用兵爲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於民自元昊反三年於今關中之民凋弊爲甚請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仁宗從之使還上言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然可使戰者止十萬賊衆入寇常數倍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三勝由衆寡不侔也

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宜先備之今防秋甚邇請益團土兵以二萬屯渭州爲鎮戎山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爲原渭聲勢二萬屯環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並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砦柵爲控扼賊來利在虜剝人自爲戰故所向無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門砦鎮戎之劉播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靜邊砦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旣入漢地分行鈔略驅虜人畜劫掠財貨士馬疲困奔趨歸路無復鬪志若以精兵扼險強弩注射旁設奇



宋史及傳卷五十二  
三  
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  
出也賊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由兵  
寡而勢分也若尚循故轍必無可勝之理又論延州  
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爲賊先據勝地誘致  
我師將帥不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  
乃與生羗合戰賊始縱鐵騎衝我軍繼以步洛挽疆  
注射鋒不可當遂致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  
失之咎也願敕邊吏常遠斥候遇賊至度遠近立營  
砦然後量敵奮擊毋得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時韓  
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范仲淹亦以擅復元昊書

降耀州堯臣言二人者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  
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才明年賊果自鎮戎軍原  
州入寇敗葛懷敏乘勝掠平涼潘原關中震恐自邠  
涇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引去  
仁宗思其言乃復以琦仲淹爲招討使置府涇州益  
屯兵三萬人而使堯臣再安撫涇原初曹瑋開山外  
地置籠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  
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劫德勝砦將姚  
貴閉城畔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衆  
遂出降乃爲申明約束如舊而去旣還上言自陝西



用兵夏竦陳執中並以兩府舊臣爲陝西經略安撫  
招討使韓琦范仲淹止爲經略安撫副使旣而張存  
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張奎知慶州俱是學士待制之  
職亦止管勾本路總管司事及竦執中罷四路置帥  
遂各帶都總管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因而武臣副  
總管亦爲副使今琦仲淹龐籍旣爲陝西四路都總  
管緣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稟節制而尚帶  
經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各號不異而所稟非  
一今請逐路都總管副總管並罷經略只充緣邊安  
撫使旣而滕宗諒亦以爲請遂罷之又言鄜延環慶

路皆險固易守惟涇原自漢唐來爲衝要之地自鎮  
戎軍至渭州沿涇川直抵涇邠略無險阻雖有城  
砦據平地賊徑交屬難以捍防如郭子儀渾瑊常宿  
重兵守之自元昊叛命數年由此三入寇朝廷置帥  
府於涇州爲控扼關陝之會誠合事機然頻經敗覆  
邊地空虛士氣不振願深監近弊精擇將佐其新集  
之兵未經訓練宜易以舊人儻一路兵力完實則賊  
不敢長驅入寇矣因論沿邊城砦控扼要害賊徑通  
屬及備禦輕重之策爲五事上之又請涇原五州營  
田益置弓箭手及請徹潼關樓櫓皆報可以戶部郎



中權三司使辟張盥之杜杞十餘人爲副使判官時  
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收民僦舍錢十之三以助軍  
費堯臣入對曰此衰世之事召怨而携民唐德宗所  
以致朱泚之亂也度支副史林濰畏永和附會其說  
堯臣奏黜濰議乃定夔州轉運使請增鹽井歲課十  
餘萬緡堯臣以爲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牟而厚利適  
足以歛怨罷之遷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爲群  
牧使丁母喪服除轉右諫議大夫初學士蘇易簡丁度  
皆自郎中進中書舍人充承旨及堯臣爲承旨不遷官  
意宰相賈昌朝所抑及是文彥博爲相因其歲滿遂復

遷之 大享明堂加給事中與三司更議茶法較天  
下每歲財賦出入上其數遂拜樞密副使會儂智高  
反請析廣西宜容邕州爲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  
高竇雷化鬱林儀藤梧龔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賁  
隸邕州遇蠻入寇三路會支郡兵掩擊令經略安撫  
使守貴州以統制焉益募澄海忠敢士軍分屯運全  
永道三州米以餉之罷遣北兵遠戍時狄青經制嶺  
南詔青審議以爲便居樞密三年務裁抑僥倖於是  
有鏤匿名書以布京城然仁宗不以爲疑也以戶部  
侍郎參知政事久之帝欲以爲樞密使而當制學士



胡宿固抑之乃進吏部侍郎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文  
安堯臣以文學進典內外制十餘年其爲文詞溫麗  
執政時嘗與宰相文彥博富弼劉沆勸帝早立嗣且  
言英宗嘗養宮中宜爲後爲詔草挾以進未果立元  
豐三年子同老進遺稿論父功帝以訪文彥博具奏  
本末遂加贈太師中書令改謚文忠

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  
氏子孫以田爲業至抃始讀書屬文中進士以大理評  
事直集賢院通判絳州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  
爲開封府推官判三司開折司同脩起居注以右正言知

制誥遷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史館脩撰  
累遷尚書吏部郎中抃雖久處顯要罕所建明皇祐  
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韓絳論奏  
抃非紕繩才不可任風憲卽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  
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  
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  
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  
能也仁宗察其言趣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  
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在臺數言事不爲矯激尤喜  
稱薦人才帝欲除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寧軍節度



使抃奏罷之温成皇后葬以劉沆爲監護使抃奏沆  
爲宰相不當爲后妃護葬喪事時又議爲后建陵立  
廟抃率官屬言非禮因相與請對固爭不能得伏地  
不起帝爲改容遣之御史請罷宰相梁適未聽抃奏  
曰適在相位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篤訓子弟言  
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物論宰相陳  
執中婢爲嬖妾張氏榜殺置獄取證左執中弗遣有  
詔勿推抃復與官屬請對論列疏十上適執中卒皆  
罷改翰林學士承旨復兼侍讀學士帝讀史記龜筮  
傳問古人動作必繇此乎對曰古有大疑旣決於已

又詢於衆猶謂不有天命乎於是命龜以斷吉凶所  
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  
貴誠不專人謀默與神契然後爲得也帝善其對諫  
官陳升之上選用責任考說轉運使三法命抃與御  
史中丞張昇典之卒亦無所進退焉再遷禮部侍郎  
抃久居侍從泊如也人以其爲長者旣而樞密副使程  
戡罷帝欲用舊人卽以命抃歲中叅知政事抃性篤  
厚寡言質略無威儀居兩府年益耄無所可否又善  
忘語言舉止多可笑好事者至傳以爲口實御史韓  
縝彈奏之罷爲觀文殿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復兼侍



讀學士英宗即位進戶部侍郎告老以太子少傅就  
第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

田況字元均其先冀州信都人晉亂祖行周沒于契  
丹父延昭景德中脫身南歸性沈鷲教子甚嚴累官  
至太子率府率況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舉進士甲  
科補江陵府推官再調楚州判官遷秘書省著作佐  
郎舉賢良方正舉太常丞通判江寧府趙元昊反夏  
竦經略陝西辟爲判官時竦與韓琦尹洙等畫上攻  
守二策朝廷將用攻策范仲淹議未可出師況上疏  
曰昔繼遷擾邊太宗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

擊或戰斃而還又常令白守素馬紹忠護送糧餉於  
靈州諸將多違詔自奮浦洛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  
帥士卒素已怯懦未甚更練又知韓琦尹洙同建此  
策恐未審稟服臨事進退有誤大舉其不可一也計者  
以爲賊常併力而來我當分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  
敗衄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爾夫三  
軍之命係於將帥人之才有大小智有遠近以漢祖  
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辨况庸人乎今徒知大衆可  
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才否此裊之大者也兩路之  
人衆十餘萬庸將驅之若爲舒卷賊若據險設伏邀



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一有不利則邊防莫守  
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其不可二也自西賊  
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終不敢深寇郡縣以饜其  
歆者非筭之少也直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  
衆未易可測今師深入若無成功挫國威靈為賊輕  
侮或別墮姦計以致他虞其不可三也計者又云將  
帥雖未足倚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  
沒士氣挫怯未能振起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  
將驅怯兵入不測之地獨其下使臣數輩干賞蹈利  
歆邀其功未見其利其不可四也計者又云非歆深

絕沙磧以窮妖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  
城之比臣謂乘虛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兇黨但殘  
戮孱弱以厚怨毒非王師吊伐招徠之體然事出無  
策為彼之所為亦當霆發雷逝往來輕速以掩其不  
備今興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清野据險以待我師  
何襲挫之有其不可五也自元昊寇邊人皆知其誅  
賞明計數黠今未有間隙可窺而暴為興舉計事者  
但欲決勝負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自比王  
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如國事何其不可六也昨仲淹  
奏乞朝廷敦包荒之量存廊延一路令諸將勒兵嚴



備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若使  
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傳聞賊謀俟  
我師諸路入界併兵以敵此正陷賊計中其不可七  
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中  
罷則是自相違異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  
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卽出  
兵邀擊或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用輕舉如此則全  
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於是罷出師議况又言治邊  
十四事遷右正言管勾國子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專供諫職權脩起居注遂知制誥嘗面奏事論及政

體帝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况退而著論上  
之其畧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  
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纖晦  
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爲恢闔睿明之  
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豈可得耶方今政令寬  
弛百職不脩二虜熾結凌慢中國朝廷恫矜下民橫  
罹殺掠竭瀝膏血以資繕備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  
就講和爲翕張予奪之術自非君臣朝夕取憤大有  
爲以過後虞則勢可憂矣陛下若恐好名而不爲則  
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倘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



之名行威令懾姦兇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  
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劍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  
惡諂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  
責功實抑偷幸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不不爲則  
天下何所望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  
曰名節群臣諸儒所以遵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  
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恥之徒爭進  
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時邊奏契  
丹脩天德城及多建保砦况意其畜姦謀乃上疏曰  
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駿削生民輸將道路疲

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  
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不當  
大責每念至此則惋嘆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  
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爲陛下思之哉  
每旦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  
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  
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  
蓋旁無侍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敵桀慢而河  
朔將佐之良愚中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  
弊軍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



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爲計此臣所目覩也和議既定又復恬然若無事者是豈得爲安哉願因燕閑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慮患爲急則人人惟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惟恐不集以孤聖懷旦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爲今不以此爲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辨對議者羞之臣叨備近列實係朝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尋爲陝西宣撫副使還領三班院保州雲翼軍殺州吏據城叛詔况處

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盡還延州侵地母過許歲幣并入中青塩請戮陝西陷歿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有奏議二十卷始契冊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其父延昭延昭衰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延昭生八男子多知名况長子也保州之役况阬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之然卒無子以兄子爲後

論曰時治平而文德用則士之負藝致位政府宜矣李諮程戡曉暢吏事諮變茶法雖浮議動搖乍行乍止卒無能易其說戡任邊寄守以安靜非必智謀抑



所遇之時耳嶠尚莊老以善著稱張觀丁度孫抃世推其德性淳易而盛度每爲寮友猜憚心迹固何如也戩明偉宏放亦一時之俊堯臣議論鏗鏘正誼而不謀利其最優乎鎬堅正寡合馭軍嚴臨事果其安撫河東邊塞後來父老道其舉動措置輒嗟嘆追思况有文武才略言事精暢然欲懲兵驕迺降卒弗忘陰禍惜哉

列傳卷第五十一

列傳卷第五十二

宋史二百九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宰峨眉山白宰玉津皆厚遇之爲之延譽繇是聲稱翕然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賜緋魚錫好言時務旣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畧曰頃歲王師平太原



未賞軍功迄今二載幽燕竊據固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因郊禋耕籍之禮議平戢之功則駕馭戎臣莫茲爲重此要機也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所謂老師費財者是也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且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蓋徃朝之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臣願陛下務修德以來遠無鈍兵以挫銳又何必以叢爾蠻夷上勞震怒乎此大體之一也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軒記

言動豈聖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苟職業修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爾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爲比而尚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聽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案獄官令枷杻有短長鉗鎖有輕重尺寸



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爲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藏皆麗於背遂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疏奏優詔褒荅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邪時趙普爲相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錫錫貽書於普以爲失至公之體普引咎謝之六年爲河北轉運副使驛書言邊事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

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捕斬小勝爲功賈怨結仇興戎致寇職此之由前歲邊陲倂擾親迂革輅戎騎旣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勞煩耗數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俘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旣心服而忘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



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貴深謀所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治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漢武帝躬秉武節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伐遼東之國則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則是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見聽未必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下不隱情得乎惡在其務大體而求至治也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口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

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於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爲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



萬曆三十五年刻  
先身及傳卷三十三  
四  
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書奏上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改右補闕復上章論事明年移睦州睦州人舊阻禮教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向學會文明殿災又拜章極言時政上嘉納焉轉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上書請封禪以本官知制誥尋加兵部員外郎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錫上章有調燮倒置語忤宰相罷爲戶部郎中出知陳州坐稽留殺人獄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後徙單州召爲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賢院至道中復舊官

真宗嗣位遷吏部出使秦隴還連上章言陝西數十州苦於靈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爲之戚然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與魏廷式聯職以議論不協求罷出知秦州會彗星見拜疏請責躬以答天戒再召見便殿及行降中使撫諭仍加優賜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卽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請鈔略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爲御



屏風十卷置宸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  
真宗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每成書數卷卽先  
進內錫乃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御覽序曰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  
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迹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  
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  
非獵精義以爲鑒戒舉綱要以觀會通爲日覽之書  
資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乎臣每讀  
書思以所得上補聖聰可以銘於座隅者書於御屏  
可以用於常道者錄爲御覽冀以消埃之微上禱天  
地之德俾功業與堯舜比崇而生靈亦躋仁壽之域  
矣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皆銘几杖有戒蓋起  
居必覩而夙夜不忘也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武王銘於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  
二者後必無凶唐黃門侍郎趙智爲高宗講孝經舉  
其要切者言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  
天下憲宗采史漢三國已來經濟之要號前代君臣  
事迹書於屏間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語要輒用  
進獻題之御屏寘之座右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  
湯武比隆矣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饑



盜起及詔勅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  
爭臣之體卽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  
大夫史館修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六年冬  
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  
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  
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關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  
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特贈工部侍郎錄  
其二子並爲大理評事給奉終喪錫耿介寡合未嘗  
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  
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  
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  
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然性凝執治郡無稱  
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爲農家九歲能文畢  
士安見而器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主簿  
徙知長洲縣就改大理評事同年生羅處約時宰吳  
縣日相與賦詠人多傳誦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  
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  
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卽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  
庭未寧訪羣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略假漢



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強盛肆行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邪蓋漢文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繫於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爾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罷小臣訶邏邊事行間謀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犄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表請同校三史書多所釐正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不踰月遍天下矣卽拜左司諫知制誥是冬京城旱禹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旣無積蓄民饑可憂望



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關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賊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僞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

歲餘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昭文館丐外任以便奉養得知單州賜錢三十萬至郡十五日召爲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僞策至道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不便者多所論奏孝章皇后崩遷梓宮于故燕國長公主第群臣不成服禹僞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



遵用舊禮坐謗訕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嘗  
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滁  
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  
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  
馬價哉移知揚州真宗即位遷秩刑部會詔求直言  
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  
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  
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旣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  
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臣  
俾達其土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

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已而爲民也二曰戒  
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  
時土地未廣財庫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  
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有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  
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  
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  
義安在有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  
自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  
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齊上  
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



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權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人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

爲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於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存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需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已下謂之



旨授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  
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  
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  
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卽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  
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  
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  
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  
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  
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  
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

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  
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効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  
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  
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  
口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  
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  
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  
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  
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  
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



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爲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旣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襪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

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略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



平僨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  
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  
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  
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  
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  
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鎧仗不  
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  
十副與巡警使臣發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  
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  
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

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  
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  
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  
患有二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  
也僕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  
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  
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  
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奏上嘉納之四年  
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群雞夜鳴經月不止  
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內



侍乘駟勞問黜襍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  
禹儒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儒上表謝有宣室鬼神  
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其身後之語上異之  
果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訃聞甚悼之厚賻其  
家賜一子出身禹儒詞學敏贍遇事敢言喜臧否人  
物以直躬行道爲已任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  
李絳崔群間斯無媿矣其爲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  
頗爲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所與游必儒雅後進  
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游其門有  
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子嘉

祐嘉言俱知名嘉祐爲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  
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  
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  
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  
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  
望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  
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  
遠慮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顯嘉言以進士第爲  
江都簿貞宗嘗觀禹儒奏章嗟美切直因訪其後宰  
相以嘉言聞即召對擢大理平事至殿中侍御史會



孫汾舉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  
客遊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首  
薦有夙儒張覃者未第詠與寇準致書郡將薦覃為  
首衆許其能讓是歲詠登進士乙科大理平事知鄂  
州崇陽縣丹遷著作佐郎以蘇易簡薦入為太子中  
允遷秘書丞通判麟相二州乞掌濮州市征以便養  
俄召還賜緋魚知浚儀縣會李沆宋湜寇準連薦其  
才以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一州水虜夫就  
轉太常博士太宗聞其強幹召拜超拜虞部郎中賜

金紫旬日與向敏中並擢為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  
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張永德為并代部署有小  
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  
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推辱主帥臣恐下有  
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者詠  
引前事為言太宗改容勞之出知益州時李順構亂  
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  
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  
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  
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



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遁吏執以告詠不欲  
與繼恩失懽即命繫投智井人無知者時寇略知際  
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廟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  
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  
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  
路無行人旣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  
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  
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  
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  
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民有謀訴

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  
辭鑱板傳布詠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  
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  
畏而愛之丁外艱起復改兵部郎中會召川陝諸州  
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詠上言昨經利州  
以銅錢一換鐵錢五綿州銅錢一換鐵錢六益州銅  
錢一換鐵錢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納  
銅錢真宗即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入拜給事中  
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齊會丞相大僚有酒失  
者詠奏彈之二年同知貢舉是夏以工部侍郎出知



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爲盜則爲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詠覽之索酒酌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人皆服其明斷知永興軍府五年馬知節自益徙延州朝議擇可代者真宗以詠前在蜀治行優異復

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就遷吏部侍郎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有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詠中歲瘍生腦頗妨中櫛求知賴州真宗以其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蒞小郡令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或真定令其自擇詠辭不就遂命知昇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詠秩滿借留就轉工部尚書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部上聞詠腦瘍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還以疾未



見恨不得面陳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藏竭生  
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  
侈心之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  
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旣顯求霖者  
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閹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  
曰傳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  
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  
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  
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而詠  
卒年七十贈右僕射謚忠定詠剛方自任為治尚嚴

猛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  
不脫詠怒其悖卽斬之少學擊劔慷慨好大言樂為  
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為  
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於傳舍知其事卽陽假此僕  
為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  
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邪  
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  
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下急病創甚飲  
食則痛楚增劇御下益峻尤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預  
戒止有違者詠卽連拜不止或倨坐罵之真宗嘗稱



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垂崖以爲垂則違衆崖不利物有集十卷第誥爲虞部員外郎

論曰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蹇諤之節蔚爲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後果符其言而醇文與學爲世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降褒命以賁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祿固位者異矣詠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被獎與如此然皆骯髒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於用云

列傳卷第五十二



